



臨野堂文集卷六

吳江鈕 琇玉樵著

記 傳

耀州太玄洞碑記

西安之州六而商與耀余皆遊其地而皆於秋商
之山綿亘二百餘里蒼峰對峙中通方尺之徑下
臨陡澗潺潺水聲出從亂沙叢樹終日不絕然欲
於此置臺榭集賓友則固不可耀之山高遜于商
繚曲深秀其水平衍靡迤與山相稱去州城三里
許為太玄洞相傳孫真人思邈羽化處前有肖像

之廟依廟南向爲樓者二西向爲軒者一雲岡烟
嶺近若几案危石怪松環左右而列侍太守李君
穆庵顧而樂焉治政之暇輒肩輿從二三僚佐鼓
琴賦詩其上或飲酒張樂薄暮乃返四方之客至
亦如之蓋一州之勝于是爲太守有矣余觀今之
司牧者執手版謁上官蒲伏階下屏息不敢仰視
候有指諭則亟唯而退還向椎髻之民課理租賦
質斷訟獄日皇皇簿牒間問其境內某丘某壑與
古人遺蹟可觀覽者非謝不知則懵然思睡已嗟
乎彼誠有所不暇也昔歐陽公不常尹滁乎作醉

翁亭於滁之山酌泉烹菽錯以觥籌燕酣之樂非
其所諱及一旦登朝鴻詞駿業有以振絕學濟當
代而醉翁之名益彰夫歐陽公于滁豈無租賦訟
獄之事日至于前如今之司牧哉乃一不以介其
意而暇爲此者才餘于地也穆庵蒞耀三載戢暴
弛征民以大和由洞而東行數十武爲昇仙橋將
于橋之側更構一亭以窮其勝穆庵不必跡歐陽
公之所爲而能萃一州之勝于懷以自樂其樂州
之人及所同好當亦無不樂太守之樂如醉翁之
在滁也非善用其暇者歟山絡繹相屬而不甚峻

俗名之以形爲五臺穆庵因其林巒迴復舊有仙
隱之居今我又吏隱于此名之以意改曰槃阿遊
而觴于槃阿者公子張少文景蔚遷客張采舒輩
太守李君穆庵與余也時采舒偶以事不與會然
性嗜山水又客耀父故及之

貞修庵碑記

自浮屠氏東來凡通都名岫以及十族之鄉三戶
之里精廬鉅刹相望也其學徒之衆上而封君逸
老下而樵豎販夫以及孤臣嫠婦流離悲憤無所
適志者托焉蓋其行苦其律嚴皆足以使人入道

而不惟其地與其類也久矣貞修庵比丘尼德靜
者余母姨之子歸也年五十有九而庵之功成則
走以告余曰靜吳婦也適吳未幾家難爰作五年
夫死于獄又一年翁没于兵又一年室燬于火又
一年子殤于痘靜乃慨然於塵途愆界其穢且妄
也若此去此不猶脫屣乎然以吳不可無嗣爲立
子三錫鬻燼餘之地得二十金以半與之俾吾先
無餒焉而以半歸母家泮泲杼絀靡明靡晦資亦
稍稍聚與德壽重鎧芟上築茅乃始雍髮鍵關凡
九閱月檀施雲集遂更舊而拓之建大士諸殿成

復面壁誦華嚴三載嗣以重遠輩協貲捐力建香
積諸所而爲田常住者四畝針黹之餘則又以數
金調三錫歲壬子歸夫骨于塋而于吳亦無憾矣
靜年四十有二始受釋氏教星而鐘燈而啖日而
不笠雨而不屐者幾二十年凡鳩木爲殿者三鎔
金爲像者七曲突爲庖者一張翼爲廡者四而幡
幢檠鼎相輝也金碧粉黛相屬也行有舟卧有室
覆有箔藉有磚藏有度閣淨有厠溜後之來者無
侈無替其可久也已雖然靜有說焉靜聞善採物
者不自墮其行善出世者不自宰其功自今以往

其有蕩名檢情學業以食此土者常住逐之十方
衆檀施不得而問也其有倚豪強競貪媚以爭此
土者十方衆檀施逐之吳與婦之族類子姓不得
而問也余聞其言而嘉之曰嘻以吾師之行苦而
律嚴也始以定化妄繼以回化愚旣以寂化愆慈
悲之法如是而已禽面而談詩書魔心而稱龍象
世之毀倫與蠹教者皆吾師之罪人也其敢有負
師之志奪師之業者乎則如師之戒可也乃爲銘
曰柏節冰操無騫無垢惟誠則明乃空諸有錫與
鶴飛花兼鹿走經之營之乃崇斯構帶漾于左規

湖于右湯湯不竭同此永久

重建思齊樓碑記

鄭人聘晉曾傳填館之詞單子入陳亦舉除門之制是知三農已暇非無藉于宮功百堵攸興洵有求于邑政况乎周遭僻谷密邇嚴關戒徼道而列楹用設不虞之限表端闈而奠碣宜崇有伉之規此爽塏所以憑高而麗譙于焉特立者也維茲白水聳峙重闈樓曰思齊冠之公署工于揆藻在宋則甯尉題碑弘以寫謀維明則張公建榜來四山之朝爽棟宇巋然送千祀于夕陽歲華邈矣粵自

險通翟道睽遜鳳原當赤伏之遞興或綠林之竊發閭無植鍛危等瞻烏士亦登陴亂經逐鹿以是荒垣雨斷柱溜蜜而頻穿落構霞殘瓦零鴛而並坼雖盛朝耆定天流閣道之輝而小邑凋疲人憚門材之役余也聿來吳市隱吏愧乎梅僊適尹彭衙好事儕乎孫宰慨斯積圯勉是經營乃割俸於烏翎遂興戊築方會辰於龍虺旋見子來程以畢月之工費無中人之產卽山攻石不假鞭驅因木呈材仍加蜃寫修牆賦白偃疊澁而波縈反宇流丹矯飛檐而虹指雙規牖啟參差翡翠之楹四曲

國朝詩集 卷六 五
欄迴宛轉芙蓉之檻於時公餘曳履興至橫眸邇
接神臯城憑桑落遠臨僊掌嶽望蓮開西矚頻山
則將軍美宅尚遺汗馬之勲東睎沙苑則丞相舊
衙未泯棲鸞之跡爾其雪消鶯至雲斷鴻來林壑
在懷郊原入望耕犁曉出紅破蹊花牧笛晚歸青
翻隴麥倒影落平疇之外孤烟生列嶂之中座可
鳴絃非僅期乎物阜野無懸耜應重憫乎人勞至
乃新絲曳柳條踈芳塵古瘦垂槐陰浮畫堞却扇
而祛畏日披襟以快雄風儼爾豆籩名茲僚友疎
簾飛燕分題喜雨之篇森木鳴蟬重展凌歊之席

豈無仙伯追尹賞之風流亦有嘉賓來杜陵之拓
落蓋嘗曠觀六幕境歷盈虛周覽三墳事多成毀
固有巷接金鋪堂分玉祀高門容十丈之旗華屋
照千尋之杏旣而鶴歸如夢忽改平蕪鴉起欲啼
但留衰樹此皆侈而非度計已失于殫財私以自
營業何堪于永世惟夫規模由舊旣用宐民廢墜
聿新實因體國地當禁楩之重奚厭增華役無馨
鼓之煩寧忘示後爰爲原其經始聊擬絳州雪嶠
之圖及此落成尚待歷下雲莊之詠

徐伯貞先生傳

余幼與蓼菴徐君同試於有司髮纒上總衣短衣
手絡筆硯果餌從老蒼頭負以入府並几而坐余
於題義茫無所窺而蓼菴跂足據几上振毫疾書
袞袞不少休余甚羨蓼菴之敏且心折之午後偕
出府門以告余先君先君曰此汝姑之姪也遂携
余訪於吳市旅舍因始識其尊人伯貞先生嗣後
里有晚香之集蓼菴數過余余亦數過蓼菴先生
必肅衣冠出迓貌醇而莊言語訥訥焉若不出諸
口者是時蓼菴年加長而文益加進與余乃在弱
冠距今四十餘載兩嚴君棄世日久蓼菴以進士

謁選余亦就補銓曹相遇於京師而余老矣蓼菴
頭且斑白促坐道前事皆愴然有逮存之感而蓼
菴之背其尊人又先於余余固知蓼菴有深痛也
出行述見示乃爲之傳曰先生諱鍾彥字伯貞其
先世爲浙中望族元末由海鹽風山遷居吳江自
樂農公五傳爲益宇公博學有至行四方之士遠
從受業咸稱小聖人生子三長卽先生也先生生
而謹厚誠慤尤篤於孝友益宇公平居雍肅起坐
有常先生承其家學凡有事必諮而後行日侍講
誦屏息乃入不命之退不敢退少有羸疾讀書甚

苦涸寒之宵絮擁其體夏則張衾蔽風篝燈咿唔
達旦不輟行文以明理爲宗無浮詭習明天啓丁
卯歲兩浙樊學使有藻鑑名先生就試烏程已授
卷復請試論表樊公歎曰績學士也辯議博卽爲
論對屬工卽爲表奚求益乎遂拔置弟子員當有
明之季社事繁興一時知名士爭以文譽相高其
望影附聲者往往緣以獲雋先生自受知樊公愈
肆力於先正大家與同里陳器之包驚幾沈聲遠
諸名俊日夕切劘然退則支戶習靜心厭角玉以
是先生之學獨邃而數奇申過亦由於此崇禎庚

辰歲大饑先生硯耕之蓄稍贏有無賴族子率羣
不逞者持白梃噪於門先生立出穀賑之次冬歲
稔又復然先生婉諭不能止乃理於官勢以小輯
壬午六月益宇公歿苦塊之哀幾至形毀破產營
葬身專其事所遺業悉畀仲季兩弟別構草堂於
荻塘之北歲時奠祭徒步携酒饌至靈所流涕徘
徊輒終日不忍去越三載里盜蠡起前族子爲其
魁銜夙怨縱火焚廬將劫荻塘舊業先生倉皇奉
母避地潯川乃免皇朝順治丙戌季弟穉昭卒無
子禮宜以蓼菴嗣先生承母孺人意嗣以仲祥之

子田產悉歸仲勿問已丑母孺人盛氏歿哀禮備至一如喪益宇公時先生素貧又落拓不治生產惟歲節硯田所入以存其家數年之間穀散於荒室燬於火復有父母昆弟之喪干戈風鶴之警流離播遷日無寧晷雖強幹有氣力者多屈抑弗克自振而先生讓居讓產甘處窮悴卒能脫身鋒刃辛苦經營於人生大故無纖毫之憾嗚呼斯可謂篤行君子矣先生爲有明諸生鼎革後遂屏棄制舉業方袍幅巾終其身元配周氏繼張氏蓼菴名元灝字武恭張出也辛卯張孺人歿家日以困然

心器蓼菴謂異時必大吾門課之尤嚴辛丑蓼菴小試失利先生忽忽不樂指河洛數謂蓼菴曰我大象爲坤之六四行年爲無妄之初九其括囊而往乎惜我不及見汝之成也卒於荻塘故居年僅六十有一今上之三十六載丁丑蓼菴筮仕得陝西澄城令時有厄魯特之捷先生以貶恩宜膺贈典人以爲先生素精於易故其前知之神如此云

葉母李太君傳

蓋聞立卓行以殉身烈垂彤管抱幽光而沒世節白青蛾或則琴瑟永遠一旦決磨笄之志藁砧遠

別千秋銷化石之魂是皆義以情生爰致欲由禮
斷若乃從容頡命懷璧無瑕辛苦窮年茹荼彌旨
切諧鳳卜便期白首同歸未挽鹿轅終待黃泉相
見洵縞綦之人表而閨閣之女宗矣如李太君者
徵士葉公敬斯之元配方伯姚公際斯之丘嫂也
敬斯公幼卽閔凶弱方髫鬣辭親忍愛骨肉流離
依族還鄉形影契濶望慈幃於京國路隔三千憶
一季於孩提歲移二九輟耕隴上淚殫竹笋之痕
屨卷燈前歌徹棗花之響乃有定海高人李谿逸
一感其獨行哀此孤生視若周親儷之愛子遂以

太君許焉太君系出玉仙心皈金母牀牀巧繡雙
樹爲圖日日長齋一麻是飯遡祗林之大士原是
前身擬桓氏之少君實惟雅匹敬斯公鏡臺將下
遙傳閩嶠鴻音鈿合纔貽適遇錢唐驪從母則衣
縫繡襖呼小字而授摩敦弟則榜列葦珠易他姓
而稱張祿傳呼鷺堠恍夢寐之相逢慟哭蘭舟驚
參商之復合維時北堂依侍久愆迨吉之期南國
馳驅忽遘承凶之會遽捐鵬舍月冷邗溝遄返柳
車風淒鳧渚太君聞喪飲泣改服含悽莊語以啓
椿庭肅容而辭粉里自言當年華胄尚矢靡他矧

我寒閨更求非偶於是慘隨畫髮垂髻過門寂對
凝釭執苴終制雨聲雞燐三更合孟耀之春燭影
蠟筐四壁分徐吾之績荒涼茅宇補欲牽蘿黯淡
練裘留曾化蝶至夫問連枝之玉樹不少佳兒看
同室之輦衣非無貴娣太君則情淡猶子負祿而
均度棗梨誼篤孔懷辟纊而代籌絡緯然而閱苑
枯之互異置榮悴以若忘勺水孟蔬未敢委爲刺
物藥鑪經卷獨歸守此先廬無何貞易離塵仁難
駐壽未稱旬滿已見顏衰恙入三秋厄際敦牂之
運訃聞萬里哀躔協洽之辰生僅許身塚樹何由

並陸死仍共穴壁書無待還陰茲者潘侯哲嗣海
邑神君緬曩歲之携持懼媵修之湮沒備陳節槩
遠丐篇章因爲濡翰以述徽音尚冀採風而酬旌
典嗟乎五朝元老屢成勸進之文四姓名家再出
迎降之表鳴璫幽巷蓋棺有此完人曳組明廷竊
祿無非僞士允宜尊茲巾幗常教愧彼鬚眉倚歎
孰與京哉皓乎不可尚已書留素簡定斑湘水之
筠譜入清絃應舞蘭巖之鶴

臨野堂文集卷六終

臨野堂文集卷七

吳江鈕 琇玉樵著



祭文 行狀

祭告項城城隍神驅厲文

聞之大鈞鼓籥聿彰變化之形羣籟扶輿爰定陰
 陽之位彼昭昭之際俱有攸司茲冥冥之中寧無
 真宰是以遠著日星之象近鍾川岳之靈碩輔元
 勲威靈揚乎奕禩偉人烈士英爽萃於曩年常因
 地以憑依各為邦之鎮壓屏邪祛青民鮮天札之
 虞禦患扞災時協康和之應所為隆明禋于百祀

弘盛德于一方者也。琇恭奉簡書，恪臨巖邑，事惟靖職，念在和民。旣旌淑以弭奸，亦剪強而振弱。務使紕風悉汰，梗化潛消。夙夜永懷，神明燭照。竊所傷者，維茲編戶，最易投繯。自昔常聞於今，數告或傷。有怒逢薄，愬則獨旦。滂沱巧掩，難炊則終朝。悒惋長飲，裙釵之恨，遂違井臼之操。甚至韶歲遽殤，愚更同于入井者。齡立殞，怨不解于向隅。禁無可施，事所莫測。由此心生，駟僧獄與兩字之誣，法用訛。馘讞誤片言之決，以致素封破產，立化丘墟。非罪沈寃，長嬰縲紲。始則溝瀆之諒，命等羽而猶輕。終

焉案牘之繁，禍成山而不拔。嗟乎！淒風凜凜，孤行蒿里之啼。荒月茫茫，冷射園扉之燐。能不聽之而傷心思焉。而惕息哉！憶昔晉人有崇，獨卜臺駘。鄭國有殃，相驚伯有。蓋氣鼓遊魂，而作厲精。凝附物以成妖，稜發無形。每因褻魄路逢，不若忽致捐軀。理亦誠然，神之灼矣。觀於九門桃菊，周禮垂逐疫之文。一葦糗糧，韓子著送窮之筆。矧荷方隅之責，寧忘維護之勤。爲此移牒告爾，有神誕布威嚴。肅清闔土，拯蚩氓之隱痛。掃此羣氛，體上帝之好生。錫之永命，庶幾方良。屏息宵行，泯伏監之凶妖。魅

潛逃晝見絕立啼之怪睽車爲之不御訟庭因以
常閔人解愁城邑稱壽域自今以往惟神是賴焚
香齋告伏惟照察

祭告白水城隍神祈雨文

天生蒸民粒食是資維我白邑樹山之陞歲莠來
牟爰釋乃饑今茲孟夏有赫者曦旱旣太甚良苗
就萎婦嘆于室農號于畦慘慘西人亦孔之悲余
履厥任匪安伊危偕爾明神責有攸司帝閤巍峩
其聽則卑吏或不職降罰允宐民亦何辜而忍毒
之神往謁帝尚恤周遺嚴誅旱魃亟布雨師載沾

載渥塊破三犁麥秋告成衆感用熙神其鑒止以
慰民咨

祭告高明城隍神祈雨文

竊聞經野治賦長吏攸司捍患禦災明神是職維
茲高明之邑實爲貧瘠之區家鮮蓋藏人多愁苦
所賴火耕水耨用贍一年俯仰之資若其陰伏陽
愆遂絕百室盈寧之望方今東作正殷甘霖未降
入夏以來蘊隆益厲田將爲石負耒耜而莫施土
不能膏運桔槔而奚補山川滌滌士庶皇皇敬詹
本月初五日延召緇黃結壇焚祝幸荷元穹鑒斯

臨野堂集 卷七 三
微悃烟雲屯合霖霖洪敷千峰曳練忽驚溝澮之
盈萬瓦鳴珠乍喜林塘之潤然而勢未傾盆深宵
遂息色纔甦槁皎日仍懸是必剪爪之祀不虔以
致望霓之心猶切因茲清齋徒步蒲伏壇前尚祈
仰叩霄宮周行水府先驅風伯隨集雨師載流灌
漑之恩大沛滂沱之澤既沾既渥何妨破塊鳴條
或耔或耘盡作廩原沃壤禾乃易生於長畝穀將
預卜其豐年在上帝愛人爲德寧忍使萬寶無成
而爾神佑物爲功當不致三時有害如其應施殃
咎祇宜加不職之官還求速降慈悲亟拯此無辜

之衆

爲家君祭畢賓于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也弱予一年公之居也隔予一川與
公投分寒燠久遷與公知交婚姻中聯公捨予去
悲來膺填願言遡昔能不泣漣公當弱冠華業承
前繩其祖武世稱象賢復有令弟相爲後先聲譽
藉藉文彩翩翩並擅合簞德儕名駢如何季方命
不少延相繼而逝同穴淑媛熒熒遺女一線所存
公胥保惠若已出焉燠之飴之令守栝捲同體一
視久而彌堅作嬪予門婦德罔愆嗚呼公誼衆所

披宣感公之深惟予獨專公之中歲厄會是躔荏
苒不靖流離間關移家予里僦居數椽聞問往來
密情纏綿自時厥後喪亂既平公返故宅距跡屏
喧杜門卒業力學益虔有懷者音遙騰鷁箋召予
兒子往而復旋入聯寢榻出侍賓筵疑義與析發
其蒙顓商古權今左圖右編嗚呼公學孰與並肩
文工命戾終弟子員公年始衰多歷迤邐家業少
落外物亦牽恐墜厥緒經營辛艱程書運籌越陌
度阡風梳雨沐水宿露眠倒衣星夜擊擢霜天思
波不息心膏恒煎春秋半百白鬚飄然嗚呼公志

纖微必殫今則已矣不償百千余視公疾今秋夏
間公猶強飯語言便便繼予詢公羸體逾孱醞醖
不御僅進粥饘尚執予袂相顧卷卷屏人促席傾
已肺肝扶筇出閫視予及船數數飛書時時寄言
謂予肯來在病忘悃別幾何時穀月未弦音猶在
耳承凶何遄死生契濶遂隔壤泉昔予來思公必
解顏今予來思乃撫公棺昔予來思公屢授餐今
予來思乃酌公埏撫公遺座玉衣未寒開公故簡
手澤方鮮公安在乎而忽予捐公子尚幼髮甫盈
顛匍匐苦塊觀者嗚咽誰爲成立執公豆籩公女

未嫁掌珠雙丸荀娘之啟哀感曩篇誰慰公志畢
尚平緣予之與公形分氣連公愁予釋予病公憐
而今而後誰往誰還予之與公誼敦情繁予婦公
毓予子公瞻而今而後誰仰誰攀言念及此揮涕
潺湲陳辭薦酒余悲曷鐫公而有知冀公享菡

爲家君祭湯禹七先生文

嗚呼古有烟霞之客而偶托人間翰墨之英而終
歸天上蓋不一其倫觀其曠然而來脫然而逝曾
不以區區之存沒爲戚而爲欣而吾于雨七有感
焉者天旣豐其才而何獨靳其遇旣厚其德而何

獨天其身則不能不致歎于蒼蒼之無信漠漠之
無神余之始與雨七交也時方履盛門多賓客庭
館輝煌車馬闐溢席列重綺之茵日費萬錢之炙
雨七當此非其所適花閣揮絃丹鑪煮石左圖右
編以晨以夕泊乎中遭喪亂華屋飛烟倉皇避地
僦予數椽襤褸蔽體縹緲負肩視向時朱頓之業
委于一炬若棄敝屣而不爲櫻其天者然喪亂旣
平旣安且寧亦有令子誕振厥聲舊業克復祖武
是程雨七益愀焉其不樂以爲非予夙昔之心乃
構別館縱遊藝林拓心胷于吟咏補造化於丹青

臨野堂集 卷一
于是懷刺爭謁者有東國之碩彥傾蓋下交者有
西州之鉅卿方期齒過阿陵文翻江海薄千秋而
獨峻其名何志未償萬一年未逾六十遽乘雲而
上征嗚呼豈賢不必貴如少陵學窮武庫而不免
于一生之廓落豈才不必壽如長吉譽聞仙闕而
忽奪其修齡嗚呼痛哉予與雨七居則同方行亦
同志生則同歲娶亦同氏一朝棄予幽明忽異雨
七之神如或可致而今而後知復何寄將閉關而
讀乎故篋殘編素塵封也抑抱膝而吟乎閤館孤
燈總帷空也將點筆濡翰以爲書乎墨池草荒咽

寒蟲也抑研朱吮粉以作繪乎鶯溪絹冷淒悲風
也將鳴琴于室乎綠水無聲懸焦桐也抑曳履于
途乎白雲不歸隱遺筇也將欲遊瀛洲蓬島以棲
其神乎悠悠遠道杳難通也抑復爲賢人傑士以
續其志乎茫茫大化竟誰從也嗚呼天平情有不
忍言事有不及知平生已矣相見無期所與雨七
追疇昔之歡者惟此一卮性雖不飲尚其歆斯

爲家君祭張厚菴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德兮濯姿江漢挺秀圭璋先生之學
兮含英咀華排陸摧揚守身兮千金之弩涉世兮

萬石之航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兮願爲京兆之杜
趨舍行止安以宅躬兮合于相里之張文章自娛
而性不狎世兮任真媿乎元亮鄉里有過者恥聞
以名兮殊行儕乎彥方夫旣道可範俗兮位宜顯
于當世而黼黻巖陛豈期命違其時兮名不達于
有司而遭迴泮黷然而根之茂者遂其實膏之沃
者耀其光荀室則龍駒爭奮謝庭則玉樹均芳子
猷不讓夫子敬兮並紹裘冶元方乃先夫季方兮
獨縮銀黃嗚呼當令君歷金門排玉闥將出入元
凱之班兮龍驤而豹變吾先生策筇杖御板輿亦

優游耆英之會兮霞舉而雲翔夫何理乖神昧酬
德以涼自掌珠之忽墮兮賈生賦鵬志未償夫華
國繼庭椿之旋零兮殷楹入夢年僅逾于杖鄉噫
嘻哀哉丹青萬里兮仙槎莫返滄波千仞兮弱葦
難杭先民之典型兮已墜後進之楷模兮云亡使
求仁者氣奪爲善者志荒顧先生遺經業在良冶
規藏原鴿兮奕奕沼雁兮蹒跚有男兮皆陸無孫
兮不王高車駟馬兮魏萬之門必大讀書好道兮
臧孫之枝未央行將瞑目夜臺兮再膺鳳衮含笑
玄宅兮重錫龍章又何必悲大年兮不永而已足

嗣令聞兮無疆某等誼深金石地匪參商門通孔
李兮道德之舊交追應劉兮詞賦之場情有敦兮
臭味歲幾歷兮星霜百里而來開尊三徑兮西園
之風月可憶二載之餘陳芻兩地兮南州之賓客
堪傷悠悠人世夢夢彼蒼在先生神遊昭曠兮偶
以天地爲廬寄一宿于逆旅而某等義托恩知兮
不勝存沒之感日九折而迴腸爰瞻總帳式奠椒
漿辭多失次涕數無行冀桂旂兮不遠庶蘭珮兮
來降

爲徐大司成祭中丞文侯文

嗚呼德有足以蓋乎俗業有足以濟乎時赫然之
名有足以耀乎簡冊而銘乎常旂是其一存一沒
誠有關於人事之得喪與世道之盛衰苟哲人其
忽萎乃木壞而山頽所尤不能已于勵者疇昔生
平之權宗黨同氣之私憶自某之于兄也生雖異
體契以連枝居雖異地親于共畿而兄之去職不
能待兄之返兄之卽世不能視兄之歸欲哭兄于
金陵之館而僅以一介相弔欲誄兄于昌平之墓
而仍爲一官所羈今日素車白馬流涕橫頤止向
潞河而一慟又何足以誌無涯之痛莫鐫之悲嗚

呼以兄之世篤忠貞身歷癡瘥功在社稷家其流
離瓶罍罄蓼莪之淚原隰哀鶴鶴之尸哀獨行之
踽踽惟同姓之依依某自弱冠待罪青瑣兄以鴻
才奏最赤墀左提右挈視無殊乎手足前呼後囑
樂有等于墳麓然而職勞內外路惜分岐望有山
川之隔坐有風雨之思卽暫離之與少別猶一日
而神九馳况乎去必千里而遙動以經歲爲期兄
受帝眷節旄屢移命作方伯中州是司余適在假
遡洛瞻伊偕予伯氏以達所治月或臨乎軒檻花
或蔽乎檐帷宵曾對榻曉亦聯騎雖有帶星披牘

之繁難燭程書之規未嘗不衝林命屐促席銜卮
繼予被召寄室京師兄奉恩綸撫軍楚圻皇華敦
迫周道倭遲禮疎折柳情斷歌驪縱赤鯉可傳時
達漢陽之浦而白雲無極終迷峴首之碑旣而偶
承薄譴遂侍慈闈星言遄返稅冕如遺巾車而還
故里命棹而臨柴扉維余伯氏曰賦閔棲林泉北
郭琴酒南皮遊必盡勝賞至忘疲余每憾乎一在
地之角一在天之涯而不獲振襟危岫濯足清泉
以相與先後而追隨豈意遘厲邗溝掩春鐘阜溘
然捐館舍而長辭嗚呼痛哉論兄弟于數人之中

國朝文集 卷一
典型如在問歲月于百年之內歡讌何其以兄膺
組名邦卓乎著龔黃之績以兄建牙重鎮偉然負
方召之姿此皆國史之所能傳口碑之所能頌無
待于某之言而後知其某所言之而不能盡者生
有骨肉之愛而每傷心于契濶沒有人世之訣而
未執手于須臾此昔人所云上以爲朝廷士大夫
痛而下以哭吾私者其在斯與白楊蕭蕭丹旒綏
綏荒涼旅櫬卜窆來茲生平已矣如夢如疑有酒
盈尊兄其歆之

祭吳東里先生文

嗚呼天上少微匿芒掩角人中泰岱墮崖歿壑淒
風慘以蕭蕭斷雲低而漠漠茫然大塊忽摧四國
之儀型渺矣微言孰繼千秋之述作文之將喪固
斯道之所震驚情豈能忘尤予私之所悲愕緬先
生之盛年實前朝之舊學世承季札旣偉節之激
昂家邇嚴陵亦清才之卓犖三都賦出豪友歎而
硯焚千首詩成仙侶驚其筆落雄談傾座則河漢
爲流碩緯借籌則蛟螭在握兼以荆樹聯枝棠花
並萼池塘分夢珠競吐乎春叢風雨對吟鳳爭飛
乎秋籜袂舉蹠躡庭趨繹絡滅荀家之一不少慈

明邁劉氏之三更推孝綽維時狎主騷壇丕揚教
鐸肅貌鬢鬢高懷嶽嶽翱翔於大小淮山之側恍
咸藉之入林馳驟于東西淞水之間渺機雲之遊
洛無何金鼎遷波玉門失鑰屋誰止而悲烏城欲
歸而歎鶴先生則義偕仲氏躡岫歌薇賢對孺人
攬衣織箔心憐豫讓之狂髮每衝冠目擊褚淵之
貴笑將冷齧豈期難發焚林禍成貫索前則褒融
畢命旣盡覆其卵巢繼而獻璫負疴復早摧其穎
鍰出乏羣從之歡入鮮孔懷之樂鶴鶴莫倚家已
散于化儗魑魅相憎獄又興于謠詠船泛五湖之

月惟照鄒書鏡添兩髻之霜猶餐甯橐然而操且
益堅搖之不濁謂世非晉魏終當去而尋花地在
荆蠻遂乃歸而採藥婦人孺子咸知紅杏之村夕
月曉風獨秉黃精之鑊至于劓謨緝雅不輟吟披
論史玩圖仍精商推文以窮而益工業至老而逾
恪益七十二溪之歲月都消于遊藝之場而三十
六載之經綸僅寓于濟人之澤琇也幼而就傅遯
師傅之同氣原在高門近者居憂數父執之舊朋
但存先覺憶宴笑于始秋尚音容其如昨何良木
之忽萎遂明膏之已鑠身多坎壈益才華實使其

數奇壽不期頤豈年歲亦同其命薄林宗長逝誰
題有道之碑元伯永歸還踐不忘之約菊粳載陳
蘭漿載酌雪涕濡毫瞻帷肅爵仰浩氣之重來冀
幽靈之遐格

祭崑山相國徐立齋夫子文

嗚呼鴻名被乎四海峻秩躋乎三公學有以闡河
洛之奧才有以紹班范之雄然其終身秉之不違
者義由而禮執舉世推之不惑者羶附而塵同故
雖國尚老成而不能久于榮以迴嶽嶽天與平格
而不能大其年以並庸庸影組及門非乏三千之

貴張弧爲耦胡來二五之兇此天西僻谷之吏所
爲濡毫長慟而欲抒其感恩知己之悲悰琇以江
表一介生本蘆中幼業疎于咏鳳壯志誤于雕蟲
泊乎觀國廼始登龍繹蒐岐之石鼓考陳鎬之金
鏞夫子則園橋授講臨類論功引盧植以升堂賜
之一席拔何蕃之行卷冠于三雍維時賦材鸚鵡
詩體芙蓉浦珠盈藪睢藻成叢若無有當于心者
而獨忘其圭葦之陋許以鉛槧之工未幾驚聞唳
鶴變起屯蜂憂旣迫于內顧懼復深于外訃立違
門雪行傍亭虹每延頸以北望徒待澤之喁喁若

夫載尋燕路歲在旃蒙司衡見斥裘傲籛空跡搖
搖而梗泛心岌岌而戈衝夫子則收其流落慰此
蒙戎起倦蜀之沈疴特移卧榻閔遊梁之徒步屢
假乘驄吟筵酒碧賭墅燈紅擘花裯而並粲揮箋
粉之初融維時蓬池袂接藜閣綦重而子焉下士
相與追隨乎庾公之朗月披拂乎吉甫之清風未
幾玉山走訃金友承凶素車白馬去國倥偬臨岐
灑涕萬感填膺惟河橋之黯別實永失其悒懽至
乃天門誅蕩投足誰容出宰古項卑僅紆銅繼蓼
莪其廢讀阻盡室于飄蓬上官巍峩誦言若醉素

交契潤褻耳如充夫子則並聯棣萼初御絃桐東
觀緡書綵鴻頻寄南臺執憲錦鯉遙通察陽城之
拙政平其考課恕倪寬之逋租緩以輸共維時庭
羅鸞噦巷隘珩葱而乃惓惓乎分棘人之悱惻定
梓里之哀恫始則異地兩楹俾安旅殯旣而扁舟
百指獲返征篷亦越今茲黍稷秦封紳攜往訓丸
寄微躬鷓鴣鳴而瞻望蒹葭變而溯從欣傳異數
驚啟郵筒載正繩于柏府旋升鉉于紗籠申屠立
朝威方伸于城社司馬入相慶且溢于章縫曾不
盈稔繡袞歸東猶騰遐翰來詢踈蹤詎期邁厲遽

國朝野史
卷七
古
掩高春風流一代悲隔瑤宮嗚呼我夫子之于琇
也裁其狂復有以諒其慵策其蹇復有以誘其聰
維此虞翻雖坎壈以失路或如杜甫將蹉跎以效
忠何以志欲合而必乖遇方泰而卽壅門牆千載
之知河山百身之感遂於此而長終嗚呼世有杵
首之夫尚棲榮以沒齒而夫子盛年勇退顏沃若
而猶豐世有劍腹之客尚結信以併肩而夫子潛
居卑牧心欲然而彌恭寧不可乎憇遺兮使侶泉
石而追喬松繁憂悄其莫釋邪氣壯而相攻望竟
斷于蓬萊奚斯神之漠漠叫無聞于閭闔豈彼天

之懵懵然則如古所云上以爲賢士大夫痛者天
下之孰宗而下以哭吾私者則益自憐其命之窮
也夫子雅量姬鬯虞鍾遠陳芳酌唯鑒其衷夫子
清德庾薤周菘薄奉明粢庶歆其供邈秦吳兮絕
域恍几杖兮乍逢歸向山丘愧未同于白首夢回
關塞願常遶乎青楓

公祭李大叅文

嗚呼維皇正氣浩然太空秉之在人其用則同持
已獲上爲敬爲忠友僚民社義孚惠融肅肅蹇蹇
靡間初終孰備厥德實維我公遡公伊始根蟠仙

李建族襄陵化居淮浹家擅封君里生才子強記
博聞成于穉齒書燈映幃硯墨濡几彷彿神來異
徵非詭繼登天衢文藻誕敷班依筍玉名題藥珠
司理三月威震名都奸宄用息柔良以蘇改臨花
縣無隱不孚異政邁魯雅化追吳於時咨牧乃膺
薦牘晉秩柏臺遠猷是告對仗風清正繩氣肅緬
彼邑宰鸞棲蠖伏國恤民艱籌之已熟入言于朝
宐無畱蓄河東視鹺關石均和封事三十夙夜摩
挲利興弊革商舞民歌功成歸里暫息鳴珂青尊
歲月白鳥江河願言知止樂此槃阿君恩罔極旋

降明敕曰維老成克供爾職西陲洊凶亦孔之盡
虎旅鴻氓拯其艱食我公聞命攬衣太息割慈銜
感以身許國自公之來仰屋徘徊怒思如擣分猷
二臺平準置法均輸理財爰起鳩鵠爰闢蒿萊占
雲書奏喜雨亭開臣力旣竭天心遂回關中千里
咸借公才嗟乎彼昊應錫難老奈何不佑髮凋顏
槁沈綿經時遽歸蓬島弗擾于監弗喪其寶揮書
數行用別同好公亡者形公存者道逝矣斯人誠
莫與倫出爲茂宰入爲純臣盡瘁沒世將爲明神
氣流河嶽光引星辰赫赫公靈宐罔弗臻敬陳粢

醴來格來歆

公祭楊中翰文

嗚呼魯陽幻景原無迴日之戈枚乘寓言豈有駐顏之藥故達生者距怛化以永歸齊物者悟勞形爲妄作而某等于我公獨泫然不能已于悲者天何縱之以才而忽奪其強仕之年天旣困之以遇而復淹其異鄉之魄翳唯我公生而卓犖雋表外揚英鋒內約門對九峰之秀家有藏書巷通二陸之賢性偏好學當其弱在佩觿枯同銜索掩卷而廢蓼莪支戶而餐藜藿崔生咏鷹之歲志已騫騰

王子賦蓮之辰詞尤揮霍旣而孝溢荀林友堅棣萼緯繡門楣翺翺才畧花生繡管攜登坦腹之床錦出璇機偕返牽絲之幕於時里稱才子風臨樹而玉如峯號丈人雪吟閨而絮若蚶田蓴水雅自經營茗椀書籤共相商榷遂乃交聯縞紵歷國則意氣游揚文握珠璣傾座則襟期磊落上長安而劍裘憔悴道雖詘于十書過平津而輿馬雍容職乍分于六押覽翻階之紅藥欲奪鳳池吹照夜之青藜將登薇閣豈其雅意清狂勝懷閔擴始彈鋏而入燕繼操觚而遊雒路指函關神依華嶽斜陽

綺陌撫金狄而裴徊微雨旗亭載銀箏而盤礴陳
孟公之客滿不惜開尊蘇季子之簾空猶思傾橐
無何鵬止爲妖鴉鳴忽惡疾嬰虐厲蝶園之夢悽
悽時閱沈冥槐國之歸漠漠深閨萬里樓頭之悵
望奚窮孤子七齡膝下之瞻依誰託某等梓桑薄
宦遠寄西都文酒清遊多依北郭或晤言于傾蓋
新結鮑知或忘勢于乘車夙邀季諾撫琴絲而欲
斷無以喻其心悲輟麥舫以相貽尚自嫌其誼薄
嗚呼衣塵緇化空繁杜曲之花梁月皎明莫問華
亭之鶴蕙俎載陳椒漿載酌冀英爽之乍臨憑靈

旗而來格

爲錢通政祭宋淑人文

徽音茂起肇自宮闈下逮蘭壺郝範鍾儀榮而翟
弗儉或縞綦潔聞蘋藻聰著璇璣乾德之顯內則
是資蹟炳彤史千秋女師粵惟淑人篤生名族巖
號泉清鄉稱穀熟司馬高門綺藏珠蓄性叶柔嘉
風成雍肅正則經綸廣平啟沃地耦德齊爰諧鳳
卜旋遭喪亂蜩沸中州於時司馬心懷國憂沿淮
溯淝盡室南浮雲笈忽邁書鯉難謀明珠在掌踰
阻陟修言旋言歸闕伯舊丘作嬪於宋潭潭之府

進侍尊嫜退依保姆習禮敦詩鳴璫佩黼弱齡相
莊懿行則古婉婉組紉擗擋筮釜人無間言事不
踰矩中丞侍輦久於神京載筆虎觀執弭龍城繼
登畫省振藻含英琴尊秩若風有餘清文郵無輟
賓履常盈淑人克勤用樹崇名中丞秉節和均關
石五嶺三江舒征休役再膺麟符出典黃國揮染
松亭流連蘭驛嘒彼小星分輿接席淑人克讓用
彰碩德中丞建牙允武允文倒屣延士投醪飲軍
豫章及吳郇膏氤氲門懸六轡室屏雙袞鄉園生
計絕弗以聞淑人克儉用佐殊勲嗚呼淑人誼隆

澤茂宜享遐齡天何不佑神明已哀虐厲是邁金
釭黯宵玉臺淒晝豈翳禮宗遽辭華胄疑化金精
仍還列宿渺余羈宦謬點班聯亦有賤息官冷青
氈同依旃厦夙籍陶埏忽承凶問兼貽素編碩人
云亾道路愴焉懷感銜疚愚鄙所端請陳一言恭
慰泉壤驥子龍駒蕙孫璧朗紫泥累封彤管弘獎
孰際斯盛哀榮無兩薄薦椒馨緘誠俱往神之聽
之儼來靈爽

先考芥菴府君先妣黃氏孺人行狀

府君諱宏儒字希醇一字義人晚年自號芥庵老

叟世居吳江先代俱務農業無聞人顯於時名系不甚可考高祖石阡公生近河公近河贅於沈勤苦力作營半畝宮於麻村之北始定家焉未幾近河歿沈氏食貧守貞以撫成其孤長侍萱諱科幼而警慧長有心計生產因獲小裕而毓子輒歿府君爲其弟慕椿次子而侍萱子之侍萱向意文學旣嗣府君廣求師資忠敬兼至府君年十七寄籍秀水補博士弟子員復聞村南有隱君子黃羽冲先生女有淑德擇爲府君配府君性醇而嚴孺人佐以婉順門內之行以孝謹特稱明崇禎某年月

侍萱歿維時四方多難寇賊蜂起村人出避無不盡室以行府君獨身守殯哀號進奠未嘗晨夕離也繼喪祖妣王氏亦然閱歲亂定破產負土合塋於驤字之原吳俗尚鬼家繪玄武等神祀之甚虔府君於故居東別構新堂立有祖廟凡前所繪像悉撤而去之曰事人未能而暇事非其鬼乎故釋老之徒素所厭黜而洽比任恤之情周於鄉黨皇朝順治初有媪之親湯雨七家被兵燹雨七肩負宋元書畫跣足來奔府君奇其嗜古割宅與居并調其孥俾無困乏仍與營復舊業乃己康熙壬

臨野堂集 卷七
寅苕溪盜發潛以小艇入村白晝殺人大掠而去
村中有大姓心疑府君之鄰爲盜媒號於衆聚至
百人人持一炬將圍鄰而焚之府君迎於途反覆
陳諭利害且力辨其誣衆遂解散久之大姓廉知
鄰無通盜狀始服府君之識中歲而後棄制舉業
以詩酒爲娛顧生計衰落常至日午不能舉爨手
執卷坐匡床呶唔自得客至則遽起挽留假醪質
饌必盡欸曲弗懈庭有海棠一株花時卽脫黃孺
人簪珥治具與嚴溪吳沈諸子觴咏其下常得詩
憑鄭谷題 似雨飲待徐佺醉晚風之句至今猶傳

人口也辛酉子琇爲河南項城令迎養官舍著有
芥庵自怡編明年卒於養所恭遇 今上覃恩敕
贈文林郎黃氏封孺人子三人女七人長男琇以
壬子拔貢爲縣令女五黃孺人出次男璧璟女二
側室張氏出孫男三孫女一府君生於某年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壽六十有九孺人黃氏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七十將以今己卯歲冬十
二月從葬祖塋遵遺命也當不肖琇侍兩先人時
常聞諸府君曰親賢樂善守是二者理家報國無
往不可又聞諸黃孺人曰積書積金不如積陰德

爲子孫長久之計居心垂訓如此而無能久於祿
養相繼見背嗚呼天乎實惟不肖孽稔惡深以致
斯極茲復補官粵東寄身數千里外不得親視窀
穸不肖之罪益莫可追顧生平節概具存是宜備
物以錫於後伏惟大人先生賜銘刻石以光幽壤
則先人之遺行庶藉以不朽而孤苦餘生亦少慰
矣謹述行畧如左

臨野堂文集卷七終

臨野堂文集卷八

吳江鈕 琇玉樵著



題跋引讚說銘

鴻都表選題辭

夫黃金未化尚有待于九還白璧在懷固無勞于
三獻是知蟾蜍天上路絕登仙蕙歎人間道宜守
默矣然而嘲生楊子偏傳藜閣之書憤集馬遷不
錮龍門之史文能戾命世豈廢言僕也燕地羈人
楓江賤士袖常漫刺恥叩輿臺市欲碎琴竊憐徽
軫音莫投夫濫吹泣每灑于窮途稽叔夜之淒涼

附野堂集 卷八
一燈自黯王仲宣之流浪萬里非賒織名則已托
浮雲遠夢則惟憑皎月猶幸蘇家司業賜以酒錢
蔡氏中郎假之書籍狂來獨醉悲至長吟故乃戰
角之未忘斯亦煎心之所慰也至于高軒屢過俱
號人龍巨構爭貽皆稱文虎雒陽之篋不貯良金
長吉之囊曾攜古錦或筆涵秋水驅學海之驚濤
或腕秀春英耀文園之初日此豈劉幾茁軋並作
遺簪卽如賈島推敲未蒙傾蓋我誠匏落公悉梗
流乃有槐市之英仍欲資其八斗雞林之客翻得
購以千緡聿假丹黃逾增彪炳蕭齋於焉寂破枯

硯復爾暄回嗟乎玉臺雖渺無傷芍藥之花鐵網
自疎何礙珊瑚之樹名高黃絹孰非陶鑄所餘價
重烏絲應在風塵以外聊陳班管共誌素心

念祖堂家八題辭

道存比翼則聲協于鶯黃意見披枝則形枯其荆
紫亦粵無知未忘同氣猶然人也而智遜于物余
竊惑焉况乎溝亂適吳皋生割廡干榮入晉左子
推衣甚則千里登堂黃金爲壽一言傾蓋白首同
歸所謂氣挾虹霓誼貫金石者非耶若乃棣花共
萼雁序隨肩山非藉草之疎居有吹篴之樂而或

以多財損智爭起錐刀或以小忿廢親謠生斗尺
又何悖也黃子輔公尚追古心深憫秕俗畱身劔
敝裔分島上之田去國袍寒名托關中之祿奉賢
昆爲益友侍壽母若嚴君劉璉衣冠閨帷必肅茅
容雞黍度閣無虛因發友于之論爰成貽厥之謀
析有多條稱云家式蘇端明族譜之記著之于亭
馬伏波訓嗣之書垂之爲史未若斯之言婉而峻
旨微而彰矣蓋嘗論之矜借鋤之色俗敝羸封遵
折矢之言祚興戎主入五爭之國禍至流蟲過百
忍之門義能率獸其足鑿也如彼其可慕也如此

孰得孰失辨豈在明奉是式者以之偃世則德風
以之鏡人則功水余亦將受之以遺余後也而爲
敘意于簡端

畢西臨滇秦近草題辭

影纓之彥每鮮揆藻之思掃軌之流或寡探奇之
興唯夫捉襟而處斯金石振其音炙轂而遊斯山
川領其勝何則詞以遇窮乃工識以覽博爲曠也
曰余懿戚雅負清才醉鄉惟卧甕之孫吟社實履
珠之客刺通元禮並上蘭舟卷把休文獨傾芝蓋
藝林早推人望盟壇爭許詞宗繼而六逸流離八

厨凋喪感舊題于梓澤華屋誰存追風夢于竹林
故人安在相顧朱門之燕處處靡依自憐青草之
袍年年常定雄心于焉憤薄逸興遂爾遄飛萬里
南雲三年東雨芙蓉幕下援管生花鸚鵡語中披
囊成錦旣滿踟躕之志良多慷慨之篇若乃嶽望
垂蓮邑聞雨粟固將昭而爰止康從浩而未離絮
點山庭方攀渭柳丹催驛路遽指江楓黯然賦以
將歸貽珊鈎兮爛爛悲哉秋之爲氣攬縞帶兮悽
悽嗟乎滇海風炎仍吹太華秦關月冷向照昆明
假有遣似王褒寧乏碧鷄之頌召如方朔奚難金

馬之遊而維此恨人終爲窮士四松已老獨掩寒
扉一劍偏雄長隨征轡文能憎命世將置之江湖
詩可驚人我欲畱之天地

剩庵上人哀偈題辭

覈空之部凝物爲迷種淨之家觀身亦穢旣啗逐
妄之愚詎發遊蒙之痛然而盃沈碧玉蓮雖咒而
不花輪陷黃金鶴欲歸而無日髓吾得也情可忘
乎矧夫門求六祖曾共傳殼漏之言石證三生還
早定軒渠之會聲未能吞詩緣有作眼枯迦葉已
看淚灑林間心實法虔應見絃摧琴上

題師唐銘畱別贈言

天涯孤旅憂懣繁興而良友之思深矣余自壬戌
辭組寓項之師氏蓼莪兩痛寄奠于斯吳楫不具
日用撫然當其曠原橫眸長河引步或羽雁南鳴
荒雲擁樹則情遙不息或晴流東注怒風爭帆則
思奮欲飛其晨夕于余而助余永歎者師氏伯仲
焉已伯仲皆篤于義居之林屋相望如南北阮唐
銘綽有情榦沐學嗜吟于余之將歸也乞一言以
誌諸簡嗟夫余之自爲謀也則拙矣而何以告于
人雖然竊嘗聞之殖學者虛而積殖行者正而通

殖業者約而理是三者余志焉不逮也其告于人
未之或信子知余者請以語子且示而後也

題怡靜仲先生傳後

余總角時讀書溪上怡靜先生常信宿竹南小樓
氣凝然端以和與人接寡言笑然不爲厓岸喜披
後進余因出所課就質熟復三四過乃始加點每
夜必盡燭跋顧謂予曰而父我昆弟交也而能文
而父其有子乎尚勉旃余肅然執禮而退未幾先
生捐館舍予先子聞而泣曰我生平畏友二蔡氏
漢乘仲氏孺文俱不幸中歲奄逝典型盡矣予因

歐陽文忠公集卷八十五
五
歎有道者之不苟于交而于死生之誼其重如此
距今且三十餘載余忝秩西陲令子深源不遠數
千里攜先生傳見示求題其後將以久先生之名
于世夫先生予先子之所畏也予所師事者予何
足以重先生耘野戴高士博學獨行海內比之東
漢袁夏所著義根集皆載勝國忠烈事後有作史
如龍門者出必將有採焉讀其文可以知先生矣

題揖石齋詩

先生際殷墟歌麥之時懷楚澤佩蘭之悃而封豕
載塗冥鴻失路風人所謂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

也乃官歸彭澤歲紀義熙國去虎林書成程史登
嶽則抒悱惻於長謠入林則寄鬱陶于小令發憤
而作遺帙斯存浣花之宅依然晞髮之風尚矣哲
嗣爾省手攜其稿相示因採蒼頡墓齊雲洞諸篇
錄人粟志謹加丹黃而歸之

題周宸昭薊門春暮雜感詩

若夫才能鍾恨歲欲驅人故園之路三千上苑之
春九十速風光於流羽幻世事於奕碁以斯言感
感可知矣宸昭周子家藏萬卷夢輒成花名寄千
秋榮還待綬然而駿登燕市未築黃金練望吳門

臨野堂集 卷八 九
將生白髮兼以謝連思遠唯聞鳴柳之禽庾信哀
多獨對離珠之月情之深也歌以永之爰發艷于
雕章亦凝愁于繡管雖逢杜老應讓鸚鵡之善題
倘遇沈郎必撚芙蓉而競賞

題顧元美河東君傳後

牧齋先生與合肥龔芝麓公俱爲前朝遺老其遇
國變也芝麓將死之顧夫人力沮而止牧齋則河
東君勸之死而不死城國可傾佳人難得蓋情深
則義不能勝也二公可謂深于情矣及牧齋之歿
也河東君死之嗚呼河東君其情深而義至者哉

題重鑑節要歌

余始束髮與王子天羽同事吳南邨先生先生所
以教門弟子者大約如胡安定不屑屑爲章句之
學其口授經義外卽取歷代諸史條貫臚列以相
指示時天羽長余一暮穎悟過人聆師訓如雨沙
而余固懵然也執業旣退則天羽爲余言古今治
亂成敗之由及天命之興衰人事之得失孰復周
詳娓娓不已余乃得其大要距今忽二十餘年憶
其事猶如昨日不謂南邨先生已歿天羽亦中道
夭亡而余遂無聞焉每念逝者彌自痛也今天羽

門人復能得其師傳欲盡發其遺書問世先以綱
鑑節要歌鋟而行之天羽尊人屬余爲序余受讀
旣畢泣然涕下者久之嗟乎天羽以磊砢瑰偉之
才力學好古著述如林僅得食餼於庠三入棘闈
不售天旣厄其遇復奪之年又不令有子以奉其
先人之祀天之於天羽可知矣豈區區節要一書
之足以大其傳也耶雖然余聞之司馬溫公謂吾
資治通鑑成人讀未終卷輒閉目思睡蓋篇帙繁
多事緒紛出固未易會其全也後之學者每振領
挈綱鉤玄摘要縮爲韻語以便覽觀如西蜀楊升

庵之二十一史彈詞吾邑徐魯庵之小學史斷今
天羽倣二書遺旨輯之爲歌其慷慨激昂悲聲變
徵則壯士之餘音也其溫厚和平婉言寓諷則風
人之微旨也作者有深長之思讀者無厭勸之色
則天羽之得與楊徐二先生並傳於後者不在是
書乎苟出此以問世不特閉目思睡者起而擊節
咏歎互相誦說卽吾友之得於吾師之教者且因
是得廣而余之痛吾友者亦以稍慰矣

臨野堂詩餘自題

沉香亭畔臨紅藥而揮毫沽酒樓前待翠華而釋

裼三章兩字色動楓宸遇之榮矣舞衫歌扇証玄
悟於西湖繡轂雕鞍傾妍思於東玉花逢解語人
悅傾城情何麗也若夫濁世荒唐衰年荏苒坐床
索酒未聞天子能呼畫紙圍碁惟與孺人相對曲
雖名雪和是巴辭歌總成珠聽非吳客而猶欲遣
茲銀管追彼金荃不已過乎然而胸有迴腸每如
轂轉手非駢拇豈令椎懸溯碧浪於扁舟不乏推
篷之會炊黃梁於逆旅偏多跨衛之緣易水蕭蕭
別高荆而不返繁臺杳杳詢李杜而奚從狂來或
看劍長吟悲至亦擊尊永歎至乃倦息五湖閒尋

三徑玲瓏皎月夢魂常繞梨花淡蕩薰風時序偶
題梅子種成紅豆乍引遙思倚到綠楊還憐瘦影
以是寫心之暇兼抒賦物之情僕本恨人頻遊宦
海萬里仍携螭管一官尙繫匏星居通丁卯之橋
原依梅市鄰結癸辛之里竊慕草窓撥柳鏤花聊
復存茲小令搓酥滴粉誰爲傳以遲聲譬猶石室
爨雲已忘舒卷香叢課蜜自識香甜旗亭莫可擲
揄篋行不堪貽贈室無解詩之白媪何由見此平
生世有顧曲之周郎當以俟茲異日

題陟雲甥之渭草

陟雲甥從余學詩輒有佳句余冀其繼響石麟不
僅以能似爲賢也今由故里來省粟署悉著咏吟
佳處領要庶幾乎古之體物開情者然觀張文潛
爲其甥楊道孚作讚以老氏輜重之言相規余亦
願陟雲無氣揚無神驚尙進而求立言之本可矣

題梅影詩

和靖百株繞柴門而守鶴廣平一賦燦鐵筆而生
花非無勝地誰尋步履之遊尙有才人共索巡簷
之笑不謂龍門賞雪竟獲三君兼之庾嶺臥雲恰
逢十月睹橫斜於池畔拈芬郁於毫端爰依東閣

舊篇繼發南枝新咏啁嘈翠羽仙夢初成清淺素
波嬌魂忽現紛紛月落恍荇藻之浮階漠漠烟凝
儼釵鈿之入鏡窺此管中之豹雖云偶染華箋儷
以幕下之蓮已足爭妍淥水矣

題劉靜夫小像

迥然自適知其衷之無私儼兮若思知其才之有
爲坐薰風而掇茗與松石乎相期世無知者惟余
知之余知之而不能傳之而傳於清門之畫師

題吳謂遠小像

架克緗帙鯨跋蛟蟠庭羅芳樹玉映珠聯竹床棗

几可歌可絃世方訝其包文蔚學而尙拙乎源明
之官余獨羨其青矐黝髮而未屈乎昌黎之年

題朱紫嘉小像

正襟而坐儼乎若思豈少仙之哦松而輟卮耶此
蓋其五斗卓然之時

題季奉宜小像

髯若戟張膝則箕蟠何不赤幘于斗酒彘肩之側
何不黃衫於名姬駿馬之間而坐花據石聽鶯脫
冠是蓋藉吏爲隱以睥睨乎人寰夫孰得而似之
唯吳門之少仙

題黃圭庵偶記後

陶令之遊安乃舁輿杜公之醉輕惟乘馬圭庵雨
歸躡屐宜此行路之艱也然天下事每牽制於不
得已則往往悔晚興歎慎始二字圭庵用以自箴
吾願天下之同事而不善所與者共箴之

題錢竹斐鳧湖詩草

竹斐表弟淨秉雪聰潤揚芳藻而賞音罕邁朋玉
頻遭兼以傷逝潘生復芝殘于瘞歿窮經揚子每
輪絕於攜尊乃其氣仍穆若心則晏如地偏圭草
貧士之賦以成室罄簞瓢幽居之吟斯集天雖夢

夢問者無孤憤之思世且悠悠聽之亦和平之用
辭之輯矣亶其然乎蒙有猜焉稽諸在昔子山以
清新標譽士衡以警策著規昌黎言務去陳尚求
幾道少陵律唯耽細定欲驚人蓋往哲之楷模實
後賢之津筏願以芻聞進爲壤助狂言冒貢竟忘
蟬樹之嫌瑣臆敬抒莫訝筵鐘之擊

題蕙兒粵遊日記

余三仕而得粵之高明關河修阻歲月逾邁復有
長子之感不第宦情拓落抑且旅况蕭疎幸我蕙
兒從遊隨地紀勝較趨庭之杜甫雖遜其才伴泛

海之蘇公尚殊其遇燦然成帙差有足觀庶不負
彼山青聊以慰吾頭白因加點定用遣居諸問握
槩於家庭敢云峻得其筆待披幃於賓友或者戎
可與談焉爾

題王書巢先生小像

紳而輿者莫居非廴莫舉非肥而公則何癯憫而
冠者莫嫻非婦莫媚非闔而公則何髯慧業之英
宜天上生何居之婢不瑤不瓊而阨乎草玄之亭
滑稽之雄宜君側從何才之隆如霓如虹而黜乎
承明之宮其夔門之師歟風流儒雅而不欲人知

其看山之兒歟喜笑怒罵而不合時宜此公之所
以獨立而爲世遺者歟

題錢上沐小像

便便者腹笥而勝衣之腰何弱袞袞者腕珠而括
囊之口何約幽篁之側伊人在焉手一卷而容穆
若其溪之逸耶將掉頭而尋巢父之吟其林之賢
耶誰把臂而問山公之畧

題壽星圖

杵首鶴垂素髮弓腰蘂染方袍曾入金門遊戲忽
從玉闕潛逃雲繞青牛駕速風馳白鹿刁騷頻見

世逢海淺慣聽人頌崧高南極珠繩耿耿西池綺
席陶陶欲問蓬萊消息試看手內蟠桃

碧山堂元夕鬪酒詩跋

夫傾意麴車宜發沉冥之理流情蠶勺非求作達
之方迨夫知者既稀言而不永旗懸天上虛搖碧
落之光泉出人間僅借黃封之號惜哉觴政何疎
悒矣醉鄉亦遠維我夫子醇挹春和芳凌秋潔碧
傾五斗夙高學士之名秬錫二卣屢荷尚方之典
近者北門休沐東觀成書涑水編摩望最隆于居
雒廬陵茗酌興別寄于環滁因偕烏府先生共詣

碧山別業于時家方裁燕市始開蛾彩發銀蟾皎
暎千門之鏡輝聯寶蠟幻垂百琲之簾芝蘭則競
進羣觚杞梓則爭揮列雅廼于燒燈之夕爰爲鬪
酒之吟位紅友于瓊筵未頽玉影響翠濤于錦管
乍湧珠聲美有必章何假伯倫之頌類無不辨還
同季野之評然而義有攸歸旨難共喻欲求妙理
試覽終章品尚其辛懼剛仁之或黜味宜于苦悟
甘佞之當誅俗不溷于華胥天寧若夢鑒獨歸于
清聖世豈能狂旣抱哲以醞材復萃芳而監物以
三五之勝集爲十九之寓言是則亭可名蘭卽王

氏暢情之記林如問竹亦山公啟事之書也恭承
嘉命示以珊鈎謹綴蕪詞佐茲康爵

康孟謀梁山漢武帝登仙臺詩跋

漢孝武功蓋九圍神遊六合所謂悲世俗之迫隘
與真人乎相求也然當日之以術進者輒因事誅
之而金門方朔畜以優俳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
則驚歎名問若將不及此豈尚事跨鼉駕駿者哉
康子孟謀體偉而髯其才筆亦飄飄有凌雲氣四
詩可以概見使與孝武同時當不令終老梁山間
也噫

怪石聯句詩跋

東塘孔先生蓄石三十有六與陳君健夫林君桐
叔出而賞之旣輪囷而殊形亦陸離而異色因羅
其狀共系以言竊聞平泉之富雅擅名園仇穴之
奇矜稱希代遼哉竹素尚矣雲根然而號著杯尊
僅醉道州之一品垂組綬祇吟甫里之三未有摘
星盈几多比庫書量玉滿升怪同海蜃也廼者人
來硯北名載西園客集城南交逢東野競點玲瓏
之筆互聯琬琰之思深穿月竈抒心錦以補天高
擘河槎傾言珠而擲地譬則分宮寫黛鏡鏡生花
聚輻運斤鱗鱗入萬殆有似焉洵其觀止是宜歌
付雪兒書貽蘭友嗜獨尚於海嶽誰得奪之袖中
詞且重於洛陽請爲傳之輦下

重修念菴佛殿引

聞之境由幻立知十界之俱空體以慧觀識三輪
之並妄是以住無所住原不假于遽廬名非可名
豈有求于大樹然而黃金布地曾傳給孤長者之
施紫桂成宮夙著太乙丈人之教益真如旣邈莫
由覩獅乳於塵區而摩竭非遙尚賴仰蓮趺于香
國欲永峙莊嚴之域必長新輪奐之觀念菴古刹

者向以大錢留贈誌劉寵之吝思省明上人者繼
以上乘總持導沈丘之覺路偶飛靈錫遂結神祠
豈謂居諸易邁印度頻移野草閒花荏苒改閭浮
之界闌風橫雨漂搖入蘭若之場紅落綺簷無聞
鴿怖碧消鱗瓦乍見苔封爰思象法之仍恢所恃
檀那之共集惟冀三皈宿老五戒僧祇旣晤聖而
見牆亦捨資而盈鉢早越貧窮之海普種善因競
開歡喜之園速成神構自茲光生紺宇重駐松雲
響振梵天載飛花雨庶幾水龍陸象家瞻巍巍灼
灼之容晨鼓宵鐘人發擾擾匆匆之悟嗟乎余本

棘人心儀開士醉未同于元亮常過虎溪貧雖甚
于東坡請捐寶帶願伊大眾相期登般若之舟顧
此浮生僉獲證菩提之果爲貽片語用廣情田

得雲上人募化衣單引

襲綺紈于泡影之身而五蘊未空則侈服如嬰木
索敷茵席于須彌之界而四流未淨則寧居如入
針氈是以古皇先生阿蘭弟子悟色空之皆幻方
許體被珠衣識去住之無因爰可座登玉氎茲有
得雲上人者觀世已深疑城悉解賦齡雖弱道力
彌堅猶恐迷此三生終失菩提之果因欲聞茲五

戒遠遊寂滅之場然而瓶鉢行囊垂繒無具風塵
負擔請祗何從是需緇衣重襲苧單一鋪敢告檀
越之家祗園之長凡同居道岸幸各破慳心使服
製離塵叅彼七斤布衲并禮成投地資其四大禪
床自此挑白雲黃葉於半肩無須襜褕省晨鼓暮
鐘于孤室尚得跣趺不用發在笥之藏而惠深袍
澤卽此廣爲田之益而福種河沙將見吉人文繡
之章亦永登于安燠君子簞筲之寢共長慶其寧
芋勿吝傾筐願從投鉢

環餅讚

王子鶴洲居古項鄭湖之東余以政暇過訪出
環餅爲供圓淨可以拭紙不較勝古人寒具哉
因作讚代柬乞其食經方將效爲之也讚曰
麥塵辭杵浮浮如雪陷以蔗霜印爲脂月千疊綿
輕一圍玉潔蜜餌齊甘冷餉遜熱無染於指卽化
於舌爰藉糕題用偕茗啜欲慰老饕請貽以訣

白龍將軍讚

白龍將軍者卽秦俗所謂酸漿也原子修伯高
其味爲之立傳水晶宮道人見而異之戲作讚

曰

臨野堂集 卷八
春非冬、菘甕牖不恥所謂伊人西方之美誰與爲
徒風林仙子華胄遙遙陶淡自擬將軍魚服遊於
南紀忽遇其敵博山沈水螺女顰眉壺公揮袂盍
歸乎來堅茲壁壘

補榕說

榕者容也唯容善蓄則仁足庇物唯容善防則智
足葆生高於龍門之桐而所固在本根故枝葉無
害大如錦城之柏而無意於棟梁故斧斤獲免榕
之德備矣皆居官者所宜取則也高明縣庭舊有
一榕余復補植其一并爲是說以貽於後

青花硯銘

隱現青花石第一紋如苻藻藏深碧水骨千年潤
則生紫雲變幻成蒼璧攜向端州未忍投永偕五
色雕章筆

七星硯銘

維星在斗其數爲七維星在巖名與之匹石產其
間剖璞而出重暈離離聯珠歷歷貽自稼堂輝我
几席

方硯銘

端人取端來萬里追之琢之近在几旣方以直復

臨野堂集 卷八
六
續而理誰實有之昆陵劉子

臨野堂文集卷八終

臨野堂文集卷九

吳江鈕 琇玉樵著

外篇

商陸侯傳

黃蘗字蕤仁小字阿魏黃耆之子也家於常山其先世本天雄郡人故其里猶稱天雄黃氏蘗生而長白鮮美雙目炯如澤漆成童便有遠志讀書百部射能沒石一時才名貫衆然時命桔梗家無餘糧蘗兄二曰苓曰荆皆天性厚朴有澤瀉田二頃牽牛而耕廩米因陳嘗竊笑蘗曰吾兄弟薄荷允

業瑣細辛勤今貲已五倍於昔獨子生產漂消累
粟嘗空此破故紙其能飽便便大腹耶藥以二人
參商喟然曰人生直如水萍耳古言寧爲地龍無
爲土狗吾寢食黃卷有年豈能從兩兄終作牛芻
子哉我將南去王屋遊不有百合誓不旋復也於
是衣昆布之衣負銅青之劍從奴子三稜望天南
星而行陟山查水至於王屋王屋洞有威靈仙者
號奄閻子餐菖蒲飲鐵漿客至采草果爲供暇則
誅鶴蝨以自娛兼曉黃白術嘗練水銀及自然銅
爲金屑名壺盧丹藥從遊半夏奄閻子曰子以高

良之資來決明於我將以益智也今授子太陰玄
精書俟異日天下昌陽可以使君子富貴遂出白
笈二函授之是時劉寄奴初卽帝位聞藥名遣使
臣雷九來聘五加皮幣藥不畱行卽載木筆錄藁
本上書曰臣以蓬艾下士伏翼林泉九熊膽而連
宵囊螢火以繼晷竊負凌霄之志非一日矣是以
學窮青箱神遊紫苑揮染麗海藻之筆咳唾霏玉
屑之談思有以攀桂枝躡石麟也然不能望舒雲
路跡奮天門而蟬退寒條鼠粘窮穴至于枇杷葉
落尚無欸冬之衣薯蕷子生僅有覆盆之食鹿鹿

陶野堂集 卷九
三
匆匆寄生異土臣撫躬自諒分甘草蒿以爲蟲蟲
戴山正未有期而虎骨封侯固已無望矣茲幸伏
遇陛下天降真主靈蓋萬族潤夏枯以仁雨扇秋
實以義風化通草莽威伏神鬼昔高帝斬白蛇以
受命光武應赤伏以興王陛下德慶廣敷津符烈
祖乃復不棄蕪蕘之賤識臣於雄雌黃驪之外九
天麻紙五陳皮帛俾其流連翹首鬼絲相附此固
微臣碎骨補報之日也請以鄧馬蘭廉之策爲陛
下陳之臣聞海金南貢防風有後至之誅蒟醬西
來甘泉無夜明之火曩歲密佗僧造亂已命馬陸

二嫖姚勝之芍陂今木賊益復狻猊連兵烏賊羣
蜂密屯肆其狼毒彌空青霧匝地黃巾所至地膚
無存人民靡所安息子不知母妻不宐男榆皮食
盡鬼燈徧野况乎赭石危城不無食子炊骸之慘
虎杖甲士更多金瘡鬼箭之傷斯陛下聞之應爲
腐齒鈎吻者也誠能嚴敗將之律捐千金之賞假
臣餘算使軍威南燭蔓荆之剪必芟其根馬鞭之
長必及其腹麒麟竭力草木通兵臣謂殄此黑醜
如秦岱之壓雀卵耳將令豺虎魄碎刀劍芒銷可
以蘇合宙爲康衢化迷邦爲善土不然者失陟釐

之耿命續隨秦之故轍是養惡實於天下而以為
無患也非臣所預知矣書奏帝召見夔於紫芝殿
曰朕五味子言皆珍珠也子能為朕立十大功勞
當以韓魏之家附子子其勉之遂拜夔虎牙將軍
賜赤箭三箬川弓一發佩以朱砂之印將行帝親
酌金盞餞於玄明門外夔辟同郡陸英杜仲西河
毛建扶風馬勃於幕下參軍事軍中皆稱夔為大
黃將軍維時初值顛冬景天寥閬百草霜枯寒冰
片裂乃休兵麥門布鹿角為營偵烏賊方屯蜈蚣
嶺因乘夜合圍賊弓窮矢盡敗鼓聲死夔手揮巴

戟駿馬兜鈴親斷烏頭於麾下木賊亦數戰沒利
不能獨活皆棄仗自縛降夔乘巨勝悉平大薊小
薊諸郡蠟書報捷以延胡索繫木賊入獻帝大喜
降玉札迎勞封夔酸棗縣男朝臣有渤海石氏為
椒房之戚石葵石蓮石脂石膏皆在政府惟石韋
尤尊寵用事進秩蒲公韋小女石英字女宛幼時
母和乳香膠中噉之故肌膚自能為蘭麝香常深
居金線重樓其家所謂蒲公英者是也帝以夔立
奇功詔韋以女英娶之夔乃治吉席於天花院紫
車百輛黛粉盈門英梳牡丹髻着剪金紅花襖龍

珠垂額翠翹搖風藥命小青衣甘菊斟竹葉神麴
之酒而進之大青衣白薇紫葳按象牙板歌芍藥
靡蕪之曲珠喉續斷其聲落梁上塵少焉垂玳瑁
之簾展雲母之屏焚龍腦之香啟鬱金之帳鋪文
石牀橫犀角枕合歡之夕輕粉卸妝茱萸帶解媯
然女貞子也其明年敘功臣優殿拜藥左僕射封
商陸侯食東阿膠西二縣英爲花藥夫人賜穿山
甲第一區門設大戟十二金銀花翠共二十床藥
退朝歎曰吾曩者困於蒺藜一常山白介子耳時
兄弟方苦參商不欲以無名異人一旦奮其龍膽

耗血竭心得以紀績雲臺祿食石斛之豐妻娶蓮
房之美仙靈之言驗矣苟復繫彌富貴不及今早
休寧不防己之蹉跌乎吾當歸故鄉攜紅娘子策
仙人杖乘青牛黃犢采澤蘭於水畔劬山藥於圃
間含飴糖弄孫優游荆柴胡憾焉因陞見頓首言
臣已辟穀食願乞骸骨從赤松子遊帝不許下詔
曰商陸侯藥削平烏喙經營實瘁白麻黃絹未書
百勞方賴鹽梅之和更無蕙苴之謗何首烏齒壯
甘遂幽貞其尚從容勉畱藥上疏三辭方許之遂
歸常山其兄苓與荆皆皤然白頭翁矣形狀萎蕤

臨野堂集 卷九 五
蒲伏車前藥陽起扶之曰嗟乎前胡踞而後胡恭也世人溺於炎涼徒知羶香附蠅寧知蛇蛻者之爲飛龍哉但相與有瓜葛根苗吾不復更有荆芥乃各分與千兩金花藥石夫人生三子長名精以父廕官桂林郡守次名丹天竺都護因別爲天竺黃氏次名連守宮城校尉皆有聲能嗣父業於是常山之黃遂爲著姓云宋睂山蘇子瞻作杜仲傳仲於商陸侯爲門下士而不詳商陸侯始末故余述其畧如此讚曰

商陸侯騷雅之學實軼長卿揚搖之才遠儕簡子以其飄零餘業徘徊瓦壟苟非具明視者必以其丁沈沒世而際會風雲實難及起而淬甃梯鸞彫胡當羣兇蝟集之時摧鋒角刺艱辛夷難卒以襄荷大伐廉白前勲又奚讓焉至於思尊羹而還鄉杜衡門以卒歲安石青山柴桑白酒以全薑性以葆椿年其視世之趨利棗昏固位樗朽者不已遠乎

祝蓮文 有序

舊傳六月二十四日爲蓮花生辰於斯時也流觴者濡首千鍾點筆者斷髭四韻花正逢夫誕

降人俱愜乎遊思予乃綴以文金因爲祝紅雲
十里舞作綵衣白露一方獻同莖液與智者言
所樂感有別于靈均爲君子頌其年愛更深乎
茂叔其詞曰

維德之馨而風之清必永其植以豐其實夫誰則
然蓮君有焉瓊枝分族努芽蠹蠹君於是來初潔
而孩鱗水籠烟布葉田田君於是出始冠而立絳
英散采垂房磊磊君于是成乃杖而行時則維晨
晶宮辟塵君思清淨斯對明鏡時則維晝芳隄錯
繡君喜淪澆斯浴溫泉時則維宵珠露流膏君畏

寂肅斯歸翠幄銀浦銅渠君以卜居尊絲菰粒君
以授食綠荇紅蘋君以結鄰丹楓碧柳君以招友
七寶戶開君有瑤臺五氤綃薄君有羅幕錦翼屢
過君有絃歌文鱗相狎君有童妾桂楫蘭橈君與
逍遙雲堂月觀君與泮渙寶馬香羈君與流連霓
裳皓腕君與宛轉芙蓉錦城君視非榮蒹葭水澳
君視非辱鈿車繡裯君視何欣雁家魚宅君視何
戚或起而迎隱士泥青或偃而伏仙人水綠或昵
而親美女南津或颺而舉帝子北渚如短如長倚
徙斜陽如默如語低徊纖雨如卷如舒風澹飄裾

如隱如現波明窺面武陵有源雞犬成村君若不
屑皎然以潔柴桑有徑尊罍寄興君若忘情蕭然
獨醒沉香有亭綺疏雕屏君無其暱江湖是逸移
春有檻雲床冰簟君無其癯風月之腴以君中空
宜其有容以君外粹宜其無累以君吐英宜其文
明以君揚馥宜其清淑願掬明珠常綴彩襦願擎
翠蓋常樹華檐願傾碧筒常盈寶鍾願引冰縷常
繫文組青女司晨君毋沉淪赤帝弭節君毋摧折
蕪院飛螢君毋飄零寒塘鳴蟀君毋蕭瑟龜巢似
錢君亦千年萍實如斗君應萬壽在國爲詩流風

可思涓涓伏枕纏綿瓊寢在宮爲曲清謳載續艷
艷乘舟窈窕芳洲在人爲號懷姿令巧衣珠扇紈
歌舞闌珊在地爲名結勝蓬瀛神峰仙島烟霞縹
緲在鏤爲燈輝分掖庭九微照夜慧光不謝在步
爲履香生纖趾雙玉凌春綦跡常新在席爲座承
趺雲路金輪貝書指揮自如在笥爲裳集翠山房
羽翼苔屐佩服無數予心有所罄無不宜君身所
具罔或不遇蓮君蓮君當如予云

弔落梅文

自夫塞北衝寒江南渡暖九英花信隋堤首占三

春五出芳心庾嶺早傳十月細雨覆板橋之岸野
水無烟微風欹茅店之牆寒山有月暗香晚渡未
歸訪雪之船疎影曉橫常伴守寒之鶴佳人紙帳
酒暈初闌高士竹牕吟魂乍起入舒衫之苑每偕
妃子歸來出倚袖之樓曾化仙人飛去夫何羽衣
忽解鐵榦自零殘藥珠分亂英瓊碎紅塵十里雲
埋綠草之魂黃土三更露冷蒼苔之魄索芬菲于
空谷昔日青山聽啁晰於閨庭舊時翠閣深宮之
月五院風自掃乎裙裾故園之雪千門雨乍消乎
屐齒尋常堂戶歎何遜之已歸零落江城悵桓伊

之不見漠漠廣平之友淒涼杜宇晨呼潛潛和靖
之妻寂寞海棠舊約卽令影成圖畫無因省面于
東風雖復雲想衣裳誰爲返生于西海嗟哉已矣
慟也如何白影沉烟啼鶯獨語綠香瘞露流水自
波碎蝴蝶之衣未足補投泥之玉焚鷺鷥之骨豈
能綴化淚之珠庶幾楊柳笛中招香魂于纖指梧
桐琴上傳雅意于清絃倘風來歌殿還重窺美女
之妝當月落酒家應再入才人之夢

移窠文

昔武王克商二年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

厥葵太保召公作旅葵之書訓王王意在柔遠
不用公言受葵於朝葵用是食周之德不忘遂
冒國號爲姓葵之族蕃于內地子孫皆仍葵名
然數不利于其時一斃于祈彌明再斃于崑崙
奴跳跟之威少衰矣其後有沉猪氏之子懲葵
之名以自異乃易其稱曰獬蓋沉猪者葵之卑
孽而獬則沉猪之惡育也獬性狂囂恃巨姓好
磨牙噬人與中山管城君毛穎之後毛純同受
業于潛淵龍氏純爲人柔順而便敏博學而強
識龍氏命掌書記出入必偕獬心害其能又以

純之不類已也怒而齧之且日與其黨韓盧宋
鵠譖于師而逐焉純自度無利口不足於雄辨
無捷足不能以角立乃免冠謝過歸管城潛爲
移文以聲獬之罪龍氏聞其事白純之無他召
獬切責之獬低首下心願自畀有北黨亦解散
于是純乃得卒業探珠之學成出爲攀鱗良佐
獬竟不知所終其移文之辭曰

嗟爾孽獬穢德惟腥育本槃弧系非羊舌倚門戶
爲要津恃爪牙爲利器凌弱暴寡合景升之兒曹
伐異黨同竊相如之名字遂乃分焰龍師角材麟

友稱遊士于田文之館距聖人于柳跖之門曳尾
未足續貂儼然列文人之座抱鄴不堪擬豹的焉
蒙君子之章况復瞥見睢尻氣颺葭喙探囊有術
晨窺郇氏之厨營窟何謀夜入秦王之庫綠楊堤
畔頻驚宿客留車紅杏閨中屢觸懷人干悅上蔡
之門欲出豈念赭衣華亭之簡無傳徒稱黃耳甚
則子母麋羣老穉烏集席尚書之故態抗首竇中
倚大夫之餘威齧人殿上認尾大之足恃見雌伏
之可欺信語四聞合咻聲於齊境變端百出比幻
態于衛雲駭此鷄棲如彼豹變遂使北燕神駿築

金臺而未來南陽卧龍杜草廬而不出用是鮫人
切齒熊士奮思獬豸將軍咸畜寢皮之忿髯鬚主
簿共成扼吭之謀或武著三鋒力同猿臂或學通
四友貌並虎頭或奏斬佞之書上方請劍或求治
奸之畧大野張弧然而大德好生神武不殺客前
不叱屢赦投骨之爭戶外無虞每恕司昏之情乃
猶挾恩自恃貫惡罔悛率土共指其狂彌天莫蔽
其罪豈爾齒已長不思敝蓋之埋而我武維揚將
加制挺之撻

竹連珠

余舍後有竹盈畝剝之疏之壅之扶之琴書其中冷然之色移人矣假于物取于身仰古俯今而詹詹之言集歌以永之情不張賦以體之思不博爰爲連珠以矢弗諼知我者其此君乎

蓋聞德不患孤當其聚則輔必衆道莫務近致于遠則譽乃聞是以產于東南比人才之美輸于西北稱貢賦之良

蓋聞神與爲親有忘言之對志所獨詣有離俗之求是以王子猷過訪鄰家何須問主蘇子瞻留題別業不可無君

蓋聞土雖淫不能以仇德俗雖傲不能以朽文是以會弁琇瑩獨著武公之洪澳茂林曲水猶傳逸少之山亭

蓋聞操之嶽嶽非顛沛之可渝行之昭昭非躋靈之可窒是以清風朗月來以無心逸士賢人如其高節

蓋聞盈掬之誠大鈞爲之銘其迹難呼之隱頑壤爲之鑿其心是以荒澤斑斑紀湘君之恨寒原纍纍酬孟氏之悲

蓋聞心籟所開清明之時無雜響室戈所指密邇

陸聖堂集 卷九
之地有危形是以曲院清吹恍似鳴箏繡閣廣庭
林立儼如列騎壁門

蓋聞律之所行不能汨其序思之所屆若或傳其
音是以戶外風敲疑故人之忽至庭前火爆知春
信之已來

蓋聞納大于細則鼎烹其烟霞見古于今則枰彈
乎湯武是以鑪中茶熟嘗呼掃葉之僮石畔碁殘
時遇入林之客

蓋聞柔甚而媚人之所易撓泰甚而驕天之所必
概是以其節勁故卒成凌雲之材其心虛故卒成

耐寒之器

蓋聞處不失其所依則階庭標譽出不審其所受
則山嶽獻嘲是以同此貞蕤美曹家君子之樹無
其奇節強秦國大夫之松

蓋聞大迷莫叩無爲適悟之途盛燠莫蠲無爲生
涼之界是以雨聲浙瀝破幽夢于曉窗月影參差
浸寒光于夜榻

蓋聞濫竽南國而悅心之士有不叩之桐椎牛東
鄰而味道之家有不黔之突是以疎聲入耳足代
鳴絃秀色可餐無須食肉

蓋聞慎擇所投誼之所以可久速忘所恃德之所
以自新是以琅玕之實離離止堪棲鳳簞管之梢
冉冉直欲化龍

蓋聞識蔽于高者其處必卑美暴于外者其中必
狹是以碧藏野渡能迷覓路之船翠掩閨園不見
登樓之客

蓋聞境獲所通視色如空而空常現色時逢其變
寓華于落而落不掩華是以窈窕籠烟獨秀禪房
之徑菁蔥壓雪後凋山客之園

蓋聞自樂其天者弗以所有冀所無不求于人者
弗以所勞棄所逸是以渭川千畝可當南面之侯
巖瀨一竿不屈東京之帝

蓋聞內有可發欲瘖而不能自藏外有可加欲樸
而不能自拒是以斷之嶰谷爰成鸞鳳之音搗作
楮生忽走龍蛇之影

蓋聞一絲之溜其漸可以懷山十指之輸其成可
以概日是以下淇園之捷春浪息乎桃花登黃州
之樓夏聲宜乎碁子

蓋聞久要不忘者不輕一諾之微大閑不踰者不
飾一朝之謹是以無改柯而易葉獨標節于四時

能固本而虛中豈寒盟于三友

蓋聞銘鼎之煩不可紀夔龍之績結繩之陋不可治黼黻之朝是以簡必殺青垂功名于奕世書以生漆追文字于古人

蓋聞響應而形合動爲靜之所求勢盛而情隨重爲輕之所舉是以吹律則玄鶴舞于北門垂綸則巨鰲浮于東海

蓋聞萬變之乘制之以定無不弭之變萬微之著察之以誠無不鑒之微是以境閭榮枯止看醒醉
心忘夷險屢報平安

蓋聞離居之感忽動色于蓬瀛遲暮之悲已惕心于韶穉是以布帆江上仙源引客子之舟茅屋山中幽谷倚佳人之袖

蓋聞望在蒼生功豈辭乎櫛沐心如赤子氣不懾乎紛華是以種爲嶽麓之龍便凌風而冒雨截作兒童之馬豈驚利而馳名

蓋聞虛則能受有以觸之而不驚靜則能通有以搖之而不惑是以明月相照可彈摩詰之琴清風徐來獨酌伯倫之酒

蓋聞有美必彰不以過時而莫採有善必務不以

臨野堂集 卷九
細行而或遺是以斷棄之餘尚足見陶公經濟零
落以後猶能爲漢祖威儀

蓋聞窮達係乎命惟其所遭顯晦因乎時毋與爲
執是以可竿可籟非無山水之情爲筐爲筐自有
廟廊之用

蓋聞入羣聾之俗難進以希聲去久祝之鄉易生
其遺愛是以知音未遇暫寂寞于柯亭被澤已深
久萌芽于雷郡

蓋聞天所憐者俗士故嗇其名而嘗豐其實神所
忌者清才故大其學而嘗小其年是以林中七賢

王戎僅稱錢鹵溪邊六逸李白獨號酒仙

蓋聞擬情于無情罕喻而情不能隱繪象于無象
結思而象不能違是以陳四美于曩編曾著樂天
之巨手寫千尋于尺素遙知與可之慧心

臨野堂文集卷九終

臨野堂文集卷十

吳
琇玉樵著



雜言

辨學

聖人教人舍學更無別法所謂學者講習討論持
守踐履皆是由時習得悅以進於樂而至爲君子
有自然馴致之驗不然樹黨馳聲與息交絕遊其
失一也憤時離憂與玩世作達其失一也僞學異
學往往由之

學部通辨云孟子一書言心皆是四端之心仁人

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惟在求其所失之仁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
舍者得而不藏如委璧於衢是胠篋之招也故欲知其所無忘者得而不守如遺珠於室是懸磬之漸也故在求其所放

酬世

朱穆貞孤有絕交之論嵇康懶慢有絕交之書然生斯世也何能杜門屏跡則其術在恭與而能久善道而無數信之以素疎之以漸可也

矢口無心聽者遂宿終身之怨看山所以被黜也而忠信涉波濤其慎見矣愆儀無狀遇者不恕俄頃之狂杜陵所以受饑也而束縛酬知己其剛廻矣

檢身

文章以騷雅而存思無入於邪卽謨訓也然元亮閑情不登蕭氏之樓豈稱解事交游以意氣而合言能要於久卽道義也然子魚飾節旋割管生之席自屬知幾
能盈而不能謙者季路之注器也不虞其覆乎知

進而不知退者夸父之追日也能免於蹶乎

臨民

臨民之道能使人敬然後知畏能使人愛然後見思

馭吏

馭吏之術不重則不威然不可使人難事不信則不從然不可使人易測

治軍

漢文帝至細柳徐驅營中命亞夫無拜宋太祖脫所服貂裘馳賜全斌所注意於將者權何重而恩

何厚也故君之將將宜仁過乎嚴而將之將兵必威克厥愛試爲之令曰子在軍者父歸弟在軍者兄歸聯其骨肉家室之情而收其手足腹心之效斯驅之無憾矣盜一笠於民者勿宥掣一釵於市者勿宥宥其繒帛金錢之賞而飭其頑鈍驕縱之習斯攝之無惰矣

納降

春秋之法貳而討之服而舍之故六十萬卒坑之長平是以詐失人望也乃中藏叵測外示恪恭言甘而氣下者其可受乎引之卧內反側自安是以

公收衆悅也乃初焉戢志後復離心飢依而飽颺者其能久乎故明乎受降如受敵則利害順逆之諭宜詳安插調度之方宜審示之以厚賞嚴誅之典予之以推心置腹之誠則在因時制變者之神其權而已

柔遠

修文德自虞廷誕敷而後蓋難言之觀旅葵篇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要知來遠之道須國有人焉使禮備樂和刑明政舉卽釋彼以爲外懼而馴雉北飛風牛南偃良有以也卽不然馳尺書以諭尉佗

發數言以折廷湊亦足使跋扈者讐心褫魄然必內有磐石之形成城之衆方克奏效不此之求而黷武殃民豈本計乎

賞罰

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此言人君出治皆體天以行其不可一日而有所斬不可一日而有所褻也明矣是以一敝袴不與而千金之賞可捐一繁纓不假而萬家之邑可賜所爭者不在物之重輕而在國體之宜慎也見有罪則下車以泣之而有孥戮之誓矜無辜則解

因以縱之而有詐冒之誅所行者不在事之大小而在國法之必伸也此之謂不僭不濫

讀書

讀書必先養氣氣靜則俗狀盡劇淵思自發開卷之際斯日遇而神親灑翰之餘亦心得而手應歷久而後所養既純至於忿怒憂患處之若無富貴功名安之如故一生大作用大受用俱從靜中得來舉趾毋高發言毋躁起坐有常視聽有則養氣之候於此驗之

昔人朝經暮史晝子夜集當倣其遺意務在隨力自盡豈得借涉獵以爲博覽託因循以爲漸進俾時失居諸業荒悠泛東閣聞鷄祖子寄雄心於蹴足西窓剪燭蘇生見瘁志于援錐分陰可惜能無勉乎

制藝

制藝之工英氣勃發如千仞之石墜山萬斛之泉湧地則孫吳之雄也秀色旁敷如烟柳之倚遙風露荷之迎初日則嬌施之麗也

措詞明快而後英氣從焉欲明必先去蒙蒙者面壁以求曦照揣籥叩槃總非實境欲快必先去滯

滯者衣絮而行棘林決踵絕臚終入荒途
發旨清新而後秀色見焉郊寒島瘦非清也頭緒
不亂體裁有則之謂清篠驟虬戶非新也意必翻
空言務去陳之謂新

交遊

同學者衆可以廣固見益遜懷而或伐異黨同或
歛初隙末者由中無好學之誠而外失善交之道
也故傾蓋之始既徵合志于金蘭聚首之餘必聯
殊情于肉骨苟不吝汲揚即可相觀而善若互相
譏謗每至積毀爲仇臏涓交惡王魏同方成敗之

機見于茲日

讌集

讌集爲耆年娛客之資良辰賞心之會若乃顛倒
裳衣屢見傴僂之舞號呶几席致傷抑抑之威曾
無稽乎中德遂已喪其臧心灌夫怒罵竟貽禍于
魏其杜甫狂言遂絕交于嚴武沉湎之失賢者不
免矧其下此乎

另 蕙卜聽山校

臨野堂文集卷十終

題粵遊日記



余三仕而得粵之高明關河阻修歲月逾邁復有長子之感不第宦情拓落抑且旅况蕭疎幸我蕙兒從遊隨地紀勝較趨庭之杜甫雖遜其才伴泛海之蘇公尚殊其遇燦然成帙差有足觀庶不負彼山青聊以慰余頭

白因加點定用遣居諸問握槩於家
庭敢云峻得其筆待披幃於賓友或
者戎可與談焉爾

峇

康熙戊寅歲七月既望玉樵甫題於

根青閣



粵遊日記

吳江鈕蕙卜聽山氏著



余從宦遊者三前此入豫入雍凡道途所經川原
之幻麗關津之險隘與夫林泉之逸槩山河之壯
觀莫不周覽備識將以徵遺軼博聞見也則今之
爲粵遊也較勝於前而道之云遠亦復過之其能
嘿息已乎行始於孟夏九日棹發麻村從笠澤溯
苕溪迤邐而西折而之南十二日抵武林泊舟德
勝壩維時卯酒初醺午鐘乍發家大人挾客步自
昭慶傍湖堤而行響奏叢篁陰垂新柳小憩放鶴

亭卽買艇入湖山勝處時送者四人家渭陽倪公
次瀛豪於飲滿眼沽來不能自己一葦所如幾忘
日晡遂乃捨舟登麓探勝冷泉泉面靈隱寺背飛
來峰碧嶂珠宮後前對峙漱流坐石輒作鳳翥鸞
翔之想家大人笑謂客曰葦江之快風閣鴛湖之
烟雨樓能敵此否山其有靈苟能飛入奚囊當不
待他年重覓鬱林石矣相與撫掌而回及抵舟月
色微明欹枕而臥猶記其亭之額曰泉經炎熱仍
然冷峰愛清涼不更飛嗟乎舉世炎炎疇避其熱
盡人汶汶孰揚其清我將以清寄泉之冷而行效

山之飛茲遊其得之乎詰朝踰珠泉壩日午至錢
塘江買艇子四形如梭是晚移棹六和塔下與余
同舟者徐子陟雲沈子公高徐偉於髯而沈逼於
視環舟左右層巒疊巘余謂二公曰撚髭吟就否
穿眼望如何徐曰數莖莫敵千峰翠沈曰兩目渾
遊萬頃波吾二人但髣髴而已請君隨歷而記焉
十四日行百二十里至富陽富之城臨江而築有
石如鯨負城突出勢若吞江而莫可犯者榜人審
視而後得進又五十里泊新店十五日五十里入
桐廬其山之葱蒨一如富春而江流稍平二十里

螺螄門千仞高岡闢萊成路邪許者出於其途七尺之軀藐然而寸老杜所謂百丈牽江色於此驗之過此而釣臺雙聳俯瞰寒潭臺下有祠顏其坊曰千古異人行者格於俗忌相戒弗登畱詠遂乏自門至臺約七里名七里灘十六日潮平風順掛帆飛渡錦峰繡嶺夾棹頻來鳥語花香隨風迭至三十里西口其流忽逆挽舟而上至烏石灘石色皆烏狀若餓虎渴驥怒踞盤渦爭相嚙噬過灘以後瀾安路曲積翠當船隱隱片帆疑破石壁飛出俄而列岫雲蒸溟濛之中數點茅茨星懸山半水

光塔影環抱其間則富春驛也停午雨霽推篷四顧山容一洗不啻天仙螺髻其膏載沐三十里大洋高柳入天青帘蕩漾彼岸諸山攢岫如故而此獨當山之隩其原則撫其疇則腴四十里泊女埠夜半風雨復作一枕濤聲未回旅夢而蘭溪已在目矣蘭之勝不在山美原接壤葦屋環城臨澗而居釀泉爲業一路石灘沙岸碧流見底叢綠人家宛如鶯谷午刻至龍游之停步驛驛兩岸爲市旁有小山古松人立石坡橫亘穴石爲室者二穿石爲坊者一相傳此中有金昔年某令鳩工秉錘意

將攫取忽遇金甲神持戟咤叱悚然而退因鑿石
安主以祀之且於政暇遊飲其中仍有餘戀也暮
夜紛紛何投非是而更求諸窅渺不可測之境是
亦誕矣此十七日之所歷所聞者如此十八日自
龍興店至羅漢松五十里入樟樹潭潭水滌洞影
落雙塔古木千章環抱精舍是亦潭之最勝者由
潭而進路入衢州泊於西關關內爲周宣靈王廟
周宣者杭之新城人也性潔貌樸而業舟幼得仙
術有客於杭者時迫除夕欲至家度歲豕在衢去
杭可六七百里度勢不能歛歛逆旅周無之曰苟

乘吾舟無慮也客謂其妄夜半起視亂石觸額竟
從山頂而行已達衢之浮石潭客別去周亦從此
羽化至今漆身如生禱無弗應靈王之號蓋業其
業者崇稱之十九日午刻至常山常雖岩邑而人
民輻輳其俗頗饒有演劇於東關者攜賓往觀鄉
音到耳忽自梨園差爲吾輩破寂二十日侵晨覓
轎度山轎以兩竹爲杠似車而不巾似輿而不板
懸足以登恍復童年竹馬其俗名曰兜子出西關
卽入山路松蟠石臥相介於途好鳥弄音其聲百
變四十里至草坪驛驛爲常玉分界又四十里遂

粵邊日記
四
抵玉山縣治按南唐楊文逸宰是邑常夢羽衣來
謁自稱懷玉山人未幾而得孫億邑因以名地屬
江右去城三里橋曰東星砥柱急流而架屋於上
左右有欄前後有亭疑入長廊忘爲橋也入城停
輿而浴薄暮登舟舟形如前而首加昂廣長亦過
之名曰山板二十一日柔颼微雨仍邀徐沈二子
入予舟二十二日從流而下直達廣信家大人進
謁二尹趙公雯王當關之西爲饒江書院與有明
夏相國世表忠貞祠巋然並立及訪朱晦翁忠孝
廉節石刻四大字並五經圖皆出旁邑向尹而乞

得從所請是晚宿於郡南門外方就寢有達官過
我舟者笙歌沸耳燈火奪目擊柝之聲沿城呵護
達曙始息何其豪也二十三日日出焦石潭石焦而
頑大踰數畝劃然中開限以竹徑緣徑而入老僧
負_斲出汲將烹茗飲予而舟子以風利不得久泊
此地之山瑰麗遜於衢杭而蒼古特勝不假禽鳥
泉林之趣昂霄聳壑各具奇觀其下灘流多激漁
人編竹爲筏挾鷓鴣而浮者迅若飛鳧六十里湖
口於鉛山縣爲巨鎮賈泊商帆鱗集無算鎮西九
山接峙名九獅過江中一石刻龍門第一關四字

六十里黃沙漲晚泊弋陽下岸萬綠深叢江隴入
照俯臨官渡遙映女牆鳥道人家半隱半現二十
四日河濶水平林深道坦青嶂綠疇相錯如繡九
十里至貴溪城踞高原週遭壘石門僅如竇四無
雉堞而麗譙之警獨嚴貴之山擅勝者貌姑而外
爲雲臺爲龍虎世傳張道陵得道處而龍鬚鐵笛
魯壁異書惜無所考將擬泊舟一訪阻於雷雨二
十五日黯黹初收熹微乍接榜人呼伴解維竟日
陰涼殊快人意過饒之安仁百一十里至餘干黃
坵埠上陟山坡有古瓊禪林回步山腰石記康熙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大水至此止計此及河
高已百尺室廬俱在其下不知當水之來民魚樹
藻漂沒幾何山前有石石以浮稱山下有水水以
信著觀土人之所以名其水石者而此地之常罹
汎濫可知已二十六日舟行甚穩高枕夢恬童子
請盥而起風滿帆腹且將三十里地形水勢不與
昨殊又十里龍津驛路折風旋易帆而櫓目逐景
移徐徐入望物阜民豐其不愧爲饒之地乎二十
里大口立堠設站邏者鳴鏑以察非常有急於官
程者必擊鉦相應自廣信至此其水三十二灣紆

迴屈曲苟無所警其患叵測五十里泊瑞洪鎮千
 檣林矗萬瓦雲屯樹色湖光相與輝映繞薛家潭
 而東祠宇翬飛乃睢陽公廟食之所經其地者必
 宰牲於廟而後饗於鷄首鎮後有寺洪福建自萬
 曆僧揖予進登圓音堂萬派洪流收於眉睫二十
 七日十里出鄱陽湖湖曠於東北而我行則係西
 南鷗磯鷺澱引棹遙飛澎泚無痕俱歸遙矚絕不
 知有湖之險也進此而趙涯而徐涯有防衛之司
 有滄持之院五歷洲而三閱市神其助我殆將風
 送滕王閣矣約行百二十里抵南昌宿宋康王廟

下二十八日侵晨抵章江門乃始及閣畫棟雕甍

凌雲冠日而所謂下臨無地則去水尚隔數尋訪

之故老歷劫以來已非故址至於刻石籠紗畱題

殆遍惟瀛洲多孝廉玉岩古風與天中宋牧仲先

生和韻之章醇肆兩絕足繼曩吟而毘陵邵子湘

雪後放歌洵未易才

多云舟人報入洪州界雉堞臨江俯彭洋崔巍傑閣冠雲霄坐鎮江流朝百派滕王昔日駐旌旄閣督當時

盛賓介座中年少有王郎一賦纔成衆稱快憐才自見古人真意氣文章鍼引芥古今勝蹟幾荒丘

此閣千年疊成敗捲飛雲雨朝暮愁出沒波濤舟楫戒遙峰隱隱淡於烟遠樹濛濛紛若薤登臨不

獨憑弔多放眼已覺塵寰隘落霞孤鷺景依然筆有化工吁可怪莫將駢語薄前人我欲題詩羞壁疥此際真成曠遠觀平生悔被詩書械青鞵布襪

興有餘此行尚了匡廬債
 宋和云章江西望山
 為界風急奔濤響泮泮雪中登閣信一奇水濶雲
 來持節九派昔年僅過石亭寺未訪滕王恒介介
 招俗韻憑閣公天畔意良快瑯琊吟魂儼可
 幾成敗徙倚看雪愈狂那許羈人堅酒戒臨風
 惆悵覓遺篇斷碣消沈失倒薤薄暮蒲帆駛如馬
 南浦蒼茫去疑隘逢逢鼉鼓何處鳴震起魚龍驚
 百怪新詩題壁得未曾讀罷真成爪爬齊縈子微
 尚契雲山擬駕籃輿謝機械匡廬面目霽後看次
 第閒吟償夙債邵云我攜鐵笛羅浮回豫章城
 樓吹落梅羅浮仙人太狡獪蜚廉滕六從呼擣亂
 灑梅花遍原隰千峰一夜爭皚皚晚披白鶴鬣獨
 上滕王閣九疊屏風失青翠瓊臺十二垂珠箔長
 江浩渺迷孤篷漁舟藏浦高梳泊團團萬頃水晶
 盤一片寒光暮寥廓初疑海上浮神山蓬壺飄渺
 不可攀其物禽獸皆白色銀為宮闕虛無間又疑
 誤跨玉虹入月府玉兔抱杵凍不舉霓裳對對舞
 仙妹清虛高處寒如許回頭雉堞堆璨瑳簷冰柱
 地鐸鈴語鱗鱗萬瓦濕烟浮旋覺此身尚塵土忽

憶滕閣今千年滕王蝶蛺隨荒煙子安退之骨已
 朽何況珠簾歌舞當時妍惟有西山只如舊此中
 棲隱多神仙洪厓丹井畱銀永蕭史茅龍耕石田
 吾欲左攜葛勾漏右挽梅子真遙呼玉蚪騎上天
 雲中縞鶴紛翩躚或言神仙之說竟茫昧且飲美
 酒醅朱顏向晚江山轉清絕逸興拏雲坐超忽夜
 溪蹋雪還上來揮閣之西為石亭寺豐碑中立拭
 手寒牕招海月

而視之知南昌自唐以前沿江竹屋居者頻遭焚
 溺觀察韋丹就山伐木掘地為窰使民資其造作
 固其垣墉築塘六百餘里以保生靈丹子宙復襲
 厥職勒功於此此宣宗時事入城里許為許真君
 廟真君曾令旌陽點金以足逋賦斬蛟以除民害
 尋得異人術精修山中舉家飛昇茲之賜諡立廟

蓋自宋已然停橈終日天氣漸炎不能遍考其軼
而得此雄文傑構偉烈仙踪已爲不虛此日子雷
登閣一詩曰隨宦將之粵名區得暫畱詞源來九
派傑閣峙千秋帆影遙依檻嵐光盡入樓盛筵誰
復繼珥筆悵前遊二十九日道出南浦颺發瀾翻
頃刻百里捷於六驥又暗渡二十餘里泊龍頭山
山不甚高密箐茂林宵人據爲壟斷鄰舟傍舷而
宿怒濤衝激竟夕相軋足代鳴柝披衣待旦屈指
離家倏忽兼旬不覺五月一日是日所歷之境凡
九其最著者爲劍江驛驛轄豐城卽雷煥得劍處

蕭灘驛則梁武經遊之地已入臨江界口晚泊河
埠從者報曰今日之行計里一百四十矣初二日
風轉而南近阜遠山平分兩岸十里新淦變態不
一漁家樵舍出沒松濤長夏江村事事皆幽洵不
誣也六十里峽江縣迢迢百雉挾山而飛玉鏡當
空遠黛畢照艤我舟於烟凝暉落之餘繞龍津門
出南郭甃石爲亭題曰安瀾亭之左爲龍母遊宮
梵語磬聲響雜天籟有題於門者得白雲半塢穿
樵徑明月一江放釣船之句詢之爲沙彌如海筆
可謂舌有青蓮惜未得一識其面初三日從玉峽

出白沙驛青山夾岸恍覺此身重泛桐廬江上二
十里釣魚臺巨石衝湍駕舟其下數退始前如蠕
如蜒至於富口約復二十里數姓孤村介在荒壘
羅念菴先生題符溪里社四字則知爲富口者乃
符之訛其鄉人有五里三狀元一埠兩尚書之謠
羅卽三之一餘則無能道其姓氏初四日出口三
十里水逆而盤旋阜高而斗折詭石齧涯如牛斯
觸濁浪排空如豕斯拜舟阻三曲灘維于中流一
柱坊坊內有祠顏曰少海澄清俗傳漢獻帝第九
子封此以鎮吉江祠之西爲金灘書院創自崇禎

庚辰鄉先生李陳玉諸生游鯤蕭鵬仗助以成聚
鄉之秀而設學於中遺教猶存前行十里過拓舟
處爲吉水上游雪浪吟仙之閣飛雲餞客之亭皆
從左顧而得維吉之水洲迴渚複形曲如吉因以
名縣其勝在曲而行路之難亦在曲我行適當水
落猶且并十人之力縻千尺之綆舟始得上而漲
時之險阻益復可知去此十五里泊石窩虺虺沸
會石因之窩幻爲紫蜃若結其氣以成樓者曰犀
海龍宮初五日經廬陵郡有山宛委如螺名螺子
山文文山先生墓在焉憑眺之餘漸出南郭予曰

計程俄涉三千里覓醉姑從六一堂辰良易值地
勝難逢又何事結艾家門泛蒲社席以博鄉園快
聚耶忽兩龍舟出自永河雲旗一指畫槳百從士
女兒童萃觀如堵三舟聯棹行觴縱目豪飲自午
入酉泊張家渡計行五十五里餘酣猶在落日無
多頽垣瞻丞相之祠蔓草發隱君之碣以較世俗
之弔屈大夫祝田公子者何如也初六日微涼迎
棹二十里入一小灣其石紛紅駭綠繚白縈青名
之曰花石潭潭之左右山多絳色巖巖之象竟等
燎原忽烟凝雨沛風亦東來半帆欹側勢甚艱杌

三十五里抵太和縣宿於東郊雨復大作整篷移
席臥無常所因爲漏艦銘曰宛宛游龍風濤出沒
我舟似之捲籜爲窟漠漠雲從有滄飄忽方脫我
巾方解我襪袒臂就枕其聲汨汨童呼曰起雨師
請謁談藪霏珠文瀾起淳細潤吟毫狂沾詩骨五
夜匆匆一燈兀兀或譏其漏我任其闕非浮我家
恍入我室初七日小霽繞郭南行城止及肩山常
謀面有峰屹若曰天柱岡去岡數里爲黃牛推磨
歐陽觀墓在其上然按文忠公墓表在瀧岡阡則
其地已入永豐而茲所謂黃牛推磨者殆亦如牛

眠馬鬣象地之形以垂名者歟六十里泊百家村
予以泥濘難於躡屐陟雲振衣獨往爲予述劉氏
廢圃劉係前朝侍御父子世秩父名汝宿子名士禎天啟時人十
畝名園遊觀甲邑披荆而入傾臺廢沼未盡湮滅
及詢其子姓則已半作菜傭夫天啟距今僅百餘
歲且以簪纓接武之家而一丸之土不能常保嗚
呼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其可畏已初八日延灘師
整篋緝將爲過灘計舟乃遲發村尾玲瓏小石尚
有鏤月雕雲之巧徐子曰此卽劉氏園中物也漸
行漸遠入蘆塘出塔脚約三十餘里繁青納野卉

雜小紅遙碧垂天雲浮大白斯又江鄉之殊致而
非山澤之恒觀矣舟剪而東厥邑萬安予方正襟
危坐以戒前途而棹掠汀花蓬侵石翠騁懷遊目
已越數灘詢所謂皇恐者亦旣夷然過之山則面
面爭奇水則聲聲戛響忽雨而庶彙遁形忽霽而
衆情鳴豫客程六十氣象萬千初九日行滯於輕
風而急瀨乘之詭形怪質目駭耳傾爲螭首爲象
鼻騰波而踰流者石若饞焉爲疋練爲斛珠掛壁
而噴岩者泉若酣焉舟當其衝勢欲併吞此則灘
之險者也辰出梁口午泊錫洲僅行五十里初十

日混混轟轟餘威猶昨晨炊甫具霽色旋開離攸
鎮驛出大壺港灘行三日晦明互異夷險相尋而
過客歡愉憂懼之况亦因以殊泊於水口飛鳥哀
鳴其音絕異詢之鄉人昔有貧鬻其子者子詰歸
期母對以麥熟乃來踰期怨慕死爲羽族故其聲
爲母母麥熟是鳥至則麥亦有秋云日漸西墮浮
宿荻灣予問舟子明日尚有灘乎曰過儲潭卽就
平易君可無憂十一日果出潭潭當儲山之曲深
洞所積礎石所蓄上納下驅勢故益張旁有晏公
祠額其門曰雙江津要則知去贛不遠出灘已畢

然回數二百四十里中其灘之惕人者皇恐而外
天柱最深大溜多石每至無可着篙摧碎覆溺歲
常屢見或爲予述聞且惴心因念東來之日親朋
祖送珍重瀕行維湖與灘而湖以淺涉灘以漲平
天若相之于乃向大人而慶曰當寄平安兩字歸
矣日中抵贛贛之關東西兩樵東則截貢之來以
稅閩西則通章之往以征粵我舟西出泊於清江
禪院迎徑竹香開軒蘭笑住僧奕山尤嗜吟耽律
盈牀貝葉滿壁銀鈎急發奚囊受之得四明張進
士萼山贛關坐雨諸章并屠侍御山居六言雄宕

幽豔皆非凡筆

張題壁云艤舟閒訪古招提門對清江暮靄迷章貢合流灘水急樓

臺高結岫雲低雨深花徑啼春鳥風定炊烟報午

雞只為關河難竟渡嶺南來去泊城西其坐雨二

絕云買棹珠江卜曉晴客途未敢算歸程如何每

到關津日急雨孤篷不放行聲聲點滴幾會休悶

掩船艙聽急流笑我空囊羞澁甚並無明月載輕

舟租供鶴經年色幾多到地山花半未知名數畝笋

詩債償鶯錄以進之家君家君謂間逢竹院夢

話石泉我獨無情乎復隨而往僧為烹茗畱浴及

於暮鼓因和萼山詩一律乃與言別予亦從枕上

遙和二絕云千里征篷雨復晴裝攜吟管記嚴程

江關何事多濡滯為有青山戀客行竹院涼生得

小休偏於覺處對雙流院有額曰清談一榻茶烟

急流覺處

靜坐聽疎鐘到暮舟十二日出西河經南門約十

里餘而廛居客艘猶然稠疊數日以來皆緣贛水

未分舟行多滯今則獨溯章江流之疾者以舒岸

之碕者以土灘之石者以沙而山之近者亦漸以

遠特其地多曲舟無定向風無定名一村裛聚其

形如箕子詢舟子何鄉曰黃金高樓及行三十里

詢之對復如前紆可知已前征十里泊歐潭步自

沙堤探幽柳徑書聲聞自草堂扣門而進一生據

榻高哦子叩生姓字兼問潭所由來生云同井四

姓歐羅宋劉潭因歐濬而名某即歐氏子士升也

導予前行潭水澄徹游鱗歷歷可數汲潭種秫山
禾早秀立話西疇幾忘歸路生指潭口雙松而出
遂得登舟十三日小雨沐暑微風送涼五里張邊
寺背寺係張建遂以名鄉十五里三江口地屬龍
南是桃渚廉三水之會十里楓樹閣閣已無稽而
楓獨存枝榦扶疎流蔭數畝有鳥作聲怱怱暴粽
來以五月候變則其響亦息此與母母麥熟者皆
非客耳能辯十五里九牛塘三十里洋江口孤塔
擎霄暮山鬪綺此去南康不數里而近泊新塘之
水東一片平蕪遼乎靡際牛羊下來維百其羣蓋

邑之芻牧地也十四日經邑南門川陵明秀風物
清美三峰面城如人駢立考之輿圖爲石君山學
宮翼於東郊顏曰章江第一儒林鍾英毓傑代不
乏人門題多繡坊瞻鸚薦是其驗已三十里燕羽
舖山沾落落垣土竇圭亦如燕壘子方握管披圖
以綴遙景徐子忽兩手作推敲狀予問子有近詠
乎曰擬償廬陵詩債也當途荆棘忽湧空城落日
孤烟淒迷斷日計燕羽至新城又幾三十里予以
風正宜乘月明堪載促舟子再行二十里泊小溪
溪本大庾古驛有城在焉亦如新築十五日早出

蘭村葦岸平鋪稻畦邪綴林疎草淺黛蓄膏渟若
無左右亂山何異江南風景三十里鳳凰城城無
完堞地有餘閒或告子曰是卽當年逆藩之狡穴
而敗寇之覆巢也四十里出南安之頭塘青山復
面恍對故人其所挾以玩予者石益嶙峋水益澄
潔卉木益幽深心賞目娛至於日昃泊一小村從
溪林而進宇衡相望雞犬甚馴有叟迎涼沼上予
就問村名叟以指畫掌云惜母往有事母以孝稱
者朝出晚歸定省無間終親之年未嘗遠遊至今
閭閻親遜其風未泯十六日十五里至南安郡郡

有雙城而中界一水予舟維郭外侍家大人主於
郭氏郭執禮甚恭且相慰勞曰君來孔瘁自昌至
安灘凡三百六十灣則九十有九君利于涉君之
福也舍東芙蓉山其爽可招請少休於小閣旋覽
芙蓉之勝可乎于是命從者弛裝奉杖而前始進
第一天門忽遇一僧薙草山根腰鑱引道從而上
爲魁星閣閣之下爲東山亭由亭而入謁陽明夫
子書院鐫形于碣設位于堂忠義如生衣冠猶古
肅然瞻仰而退日色晚晚將與主人籌度嶺費郭
謂君行日久度君囊之或空也輿卒百人早爲經

繿任君明發毋慮所償方與一二賓朋歷道主人
 之賢雨忽東來若復為之灑道者十七日炎塵不
 揚肩輿出郭二十五里及梅關勢陡而仄駕不得
 並關之左右各立豐碑左刊梅嶺二字右曰雁回
 人遠如椽之筆勁若弩張後題膠西宋世勳八齡
 所書雲封古寺介在嶺北即盧能放鉢處過客吟
 鞭騷人遊屐所至無虛而禪關懸榜如諷如規發
 人猛省者予因錄以存鑒八寶朱四輔盛飛云紛
紛者誰智誰愚就歧途
處冷眼傍觀雷州此路崖州此路擾擾者幾忠幾
孝從叱馭時捫心有問王陽何人王尊何人
庚八十叟石隱羅承紳云行幾步緩緩路前程只
有許多且放下談談俗語弔古證今當師司馬格

言喫一杯冷茶機巧能無消化也學
人洗洗痴腸鹽注察來毋法鄧通覆轍

曲江祠祠外有碑鐫曰風度維岩亦係宋郎墨妙

踰此而南路始入粵斷續小山凌空若舞當山之

隙阡陌縱橫自成畝澮其樹之碩大且蕃者並本

連株濃陰蔽日以容為悅厥稱惟榕而冰姿鐵榦

子焉靡存宜潘太史稼堂有驛路榕多不見梅之

詠矣山行百里來非隨雁而回去皆叱馭而往嶺有

叱馭樓幽賞未窮壯心曷已及抵南雄館于李文

學家設榻南軒烟雲滿壁唱自吾里潘太史餘則

依歌而和詩凡六律潘度嶺云北雁愁聞到嶺回
遊人何事湖灘來峰頭雲起

常疑瘴驛道榕多不見梅丞相鑿山孤廟在禪師
 雷鉢五宗開莫言前路崎嶇盡仍有千岩翠作堆
 又南雄旅次云又過梅關一日程月明刁斗宿嚴
 城地喧重理生衣着夢遠猶循江岸行與卒能言
 驛傳苦館人偏記禁林名羊城此去還千里更買
 漁舟一葉輕關中劉省菴會閏三月感春次潘
 後韻云淹留節序伴歸程春外春遮嶺外城海國
 花繁會共住驛亭梅老復同行銷魂再聽流鶯語
 勸去重驚杜宇名淡謝東風長好在客途吹送馬
 蹄輕錫山嚴繩孫友云君到題詩苦記程先
 歸吾又宿江城即看絕嶺穿雲上更買扁舟載月
 行萬里青山俱作客十年丹禁不成名南枝折寄
 同袍友去去吳閭酒價輕雲間董溶二川云屈
 指轅帆易幾回東風又送粵山來雲拖幽壑黏遊
 展日映疎林護落梅覓句竹兜奇景合吸泉石屋
 俗塵開菩提明鏡傳宗旨夜夜天花吹作堆又云
 同心判袂赴歸程濁酒難攻愁作城橘柚香中船
 乍艤鷓鴣啼處客偏行懷香惜別多詩句掃壁挑
 燈記姓名此去莫憂炎客館聞詩嶺將誌庾故園
 瘴苦秋風一路片帆輕

珥筆江孰如潘亟為拂塵于壁濡墨而書十八日

典謁者以東進稟稱迎役大人呼而前則書傳別

駕札寄叅軍版誌生齒之繁圖獻幅員之廣時攝篆俞

三府及黃城守各有書并民籍城圖二冊役辭以出主人行觴布席用

壯客顏十九日役復早至問此去治幾何報程千

里匝旬可達因念簡書所限尚遙淹留旅次不即

命棹二十日與徐沈二子偕遊城市雄土控蠻以

喉百粵奇峰雲幻窮澤氣蒸濕熱無時陰晴靡定

此時勢之小異也紈袴之子翩翩於道汲妻浣婦

蓬首簪花跣足躡屐而士女一變日中為市惟城

則然外此赴墟而集米肆屠門晨張晝斂雖所需
不時必至期始得而貿易一變豢豕於堂蒸波俱
白牧羊於市跪乳皆烏山蓮早房園瓜半苦剖石
鱗而登俎味若巨蟾研茶子以調羹脂能膠釜櫝
榔進客味久則酣橘柚成林實繁且落昆蟲草木
又復一變二十一日大人晨起往拜湯郡公慎菴
旋蒙適館已而授餐桑梓之誼備極敦渥魏塘孫
藻亭佐於保昌聞風折柬交殷傾蓋適伊親串入
吳寄第一家書二十二日炎威漸熾賓徒胥僕夜
夢反側請檄蚊市予過庭而告曰廣廈萬間大庇

寒士少陵寄之歌詠又安所得以旃幪熱客耶爰
承慈命傾篋而施囊看羞澁且無一錢之畱矣二
十三日湯公忽前相慰曰聞君歷宦多年不謂兩
嶽賦歸猶仍風袖茲者猥照鄰邑而使賢勞中阻
無以供乏困責將在于白金十笏以犒文從再拜
而受乃得圖行二十四日始買舟舟聚凌江渡口
大者牕紗軒笠飾以朱丹名曰樓船次則不異山
板沿濶而首垂者爲河船各僱其一二十五日再
束行裝復謀旅食二十六日解纜城隅出太平橋
其土賦形不一奪朱爭黛竟有隔岸殊眸同垆異

色者山亦如之九十里至黃塘驛柏子珠懸竹孫
玉立綠衣長陌紫帶暮山泊于其下乃安斯寢二
十七日五十里進始與江山不厭高變將入化時
廩若時堂若時斧若時笏若時累卵而畏若時頽
玉而醉若時莊而師若時幻而鬼若時結跌而佛
若時垂旒而帝若時執殳而軍若時舞裳而女若
紆餘四十里過新庄再四十里宿桄榔水二十八
日二十里抵韶州韶亦懸權有兩青衣手版而叩
于關右者則二次迎候吏也奉兩廣文書以來抽
毫敘答維舟會龍菴前二十九日發書遣吏六十

里泊白沙是日所過曹溪及彈子磯峰巒環翠儼
若蓮花擎蓋復有石壁插江積鐵數仞立如步障
三十日山勢逶迤波路壯濶曾登縹緲未盡其靈
卽入瀟湘當無其曲九十里英德縣英產紋石叩
之有聲旋出觀音岩精籃嵌壁上結層樓顏曰天
際飛雲前望一山萬石矗立是爲石軍百一十里
泊一山灣籬護葛黃園肥芋紫苦麥之苗上銳蕪
菜之管中空驛卒猱健聚而攫肉問斯何地其聲
嗚嗚詰之至再乃知爲黃崗口六月一日黎明卽
發瘴霧瀰漫頃卽開朗山亦隨至一寺崖懸雙門

路覺榜云寺亦飛來須信物皆有余亟呼維楫彼

岸拾級以登中為殿者一分為寮者四山僧前引

紆行曲檻復臨磴道蔓草牽衣苔花黏屐攀虬枝

而據蟠石且及山腰腰束小軒力稀斯憇再賈餘

勇寺乃飛來振衣直上去天不遠僧指絕頂為歸

猿洞藤扃烟鎖人跡罕至按後唐孫恪納袁氏為

獻僧少頃野猿羣集袁乃命筆題詩有云不如僧

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至今洞存山頂

揖余退折旋而東坐達磨石歷葛洪釣臺掃葉得

夢觀篆書從者氣已數喘家大人力猶猛進曰與

其速去而折腰何如少畱而頓足耶由問歸亭入

援原處玉驥颯馳晶簾霧捲泉疑碧落派接銀河

盤桓久之乃歎觀止說者謂軒后二子居禺山之

南蕭梁時有神化為遊士往舒州延祚寺謁貞俊

禪師是夕風雨驟作詰朝而殿已飛至此寺所由

來而端冕于殿中者二禺太子也向墻之隅得香

山雷生輩諱起聯句一詩詩曰飛來夜泊一孤舟

月明杯狼籍碧波星焰石沈浮泉當醉處魚驚夢

山為名時客尚遊磴道還須同緩步狂歌應徹海

天予因與陟雲亦依韻續和云青山招我泊扁舟

陟寺有飛來面峽流磴道千層援樹上聽岩樓百

尺入天浮心因泉定僧忘臆陟意與雲遲客戀遊

無奈猿歸歸路杳

聽山

月林聽斷一聲秋

涉雲

三十里

清遠縣日之方中高役之三接者且至予謂官程無幾卽秉燭夜遊已不及待遂冒暑登城錦市朱樓層見突出酣歌達于官署茂草鞠于學宮引屨關公廟內奇花滿徑加竹之葩絲纍馬纓之藥丹流其尤異者神仙掌根蟠如杞傍無枝葉掌不異人若將承露回自薰風門肆設蔬果皆非故鄉所有而晶丸衣紫傾筐盈莒者鮮荔枝也曾記大人初授粵宰書示吾曹以慰母氏云一官之得不足爲據惟遠撲面紅塵得嘗生荔枝差強人意今來

適當實落市以敬進剖食于旁甘芳多液惜道之

云遠不能杼袖橘之忱而兼負推梨之痛

來時威輦長兄

初歿以致家慈不能同行

味短情長嗜且中輟是晚卽宿城外

黑雲暝合狂風頓作一時離緒尤難爲懷初二日

山遙水濶浩浩胥江面江之家半業竹器絞節而

篙織絲而笠辨青則簞捆黃則筐而居民之椽而

屋限而門擎而蓋者莫非此君我舟早泊計去清

遠已八十餘里日聿云暮風狂雨橫緋纒之屬忽

解舟如罌浴人若杯浮問寢行幃不無戒心變色

初三日離驛十里泊沙堆灣灣左爲南岸村卉有

白桂紅嬌之艷草有羅裾勒鋸之惡皆目所未見
適逢村叟指而詢之始得數名其無可名者卽生
長於斯亦閒之而已初四日四十里牧眠頭嘉蔭
繁敷亦如南岸泊治朝饗再四十里至私鹽洲奸
宄深藏屯卒聚焉日則鳴鉦以警夜則駕舟以緝
其水三道右入肇慶左通高明中卽由胥江入省
者此三水所以名縣也初五日舟行左道百里汪
洋狂瀾騰沸蓋其水直泝海門過香爐峽入支河
而南乃始達高明境內薄午至三洲墟泊朝陽門
外衛者以干盾至導者以旌鼓至迎者以黍肉壺

漿至其鄉之紳士且以次來謁大人悉却不納放
乎中流而宿曰無易我操有如此水初六日以乘
輿至始舍舟登岸原隰陂池田疇廬舍蔚然可觀
知其邑非甚瘠治將不煩三十里進阜財門館設
署西謝氏初七日吏請宿廟大人莊語而謝曰屋
漏不愧可質神明衾影如慚寧容假寐我心曠日
何以宿爲初八日入署軒庭明敞堂宇幽閒後閣
五楹山倚青玉登茲四望萬象森會大約其地阻
而多理其俗馴而近約其民知畏法而士大夫通
于才而瞻于學家大人之宰斯邑也居敬則高御

簡則明從此觀政以始而從遊以息是役也計日兼乎六旬問程半于萬里三歷省而四叩關郡歷其十而邑再倍之亦云遙矣登危涉險與力謀揆奇獵異與神謀幽聲怪響與耳謀瑰章藻品與目謀凡有所得輒爲染翰劉記室中漢好飲而善書見事卽錄以助予興遂爾成帙然遊以粵名而人粵之地不過一隅則尚俟續遊以誌

跋

道元爲水經之注山川藉以益傳延壽韻魯殿之文叔師可無更作天地之有待于人賢子之善承于父非一二矣聽山侍奉而南於車塵馬足之間用俊逸清新之筆觸物寫生因形布勢遂使尋常道路盡入雅裁險阻風濤悉歸寧澹才何妙也故知文章聲律無時不充塞宇宙間必俟靈心斂手始能拈出耳番禺王隼識于大樗堂

故蒲林出且香禹王半篇于大縣堂

戲祖盡人罪然劍州無得

用對邊清微之筆識妙意或因欲亦獲

于文非一二矣灑山竹本而南及直懸

文如洞可無更什大似之竹竹于入

或示然不離之去山川其公論

或



